

1246.5
Z G C

1960年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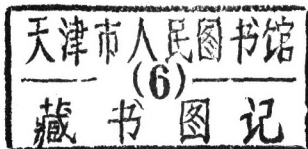
978072

了晴池

書叢藝文

了他瞎

著 臣 幹 左



海 上

行印局書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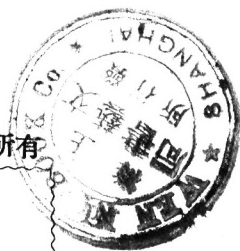
1933

1932, 10, 15, 四版發行
每册實價大洋五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上海文藝書局印行
發行所四馬路中第五四九號
門市部四馬路五六五號

他瞎了

至親愛惟一的媽媽！不知道這是什麼時會，您在外飄泊的兒子，也記得提起這一支秃筆在熒熒如豆的煤油燈下忙着寫這封給您呵！母親！我還恍惚記得是當我飄流到A埠的時候，曾因為Y姊的事寫過一封信寄回的，恐怕就只有那一封信罷，這不能不算得悠久的期間中恐怕就只寫過那一回吧！唉！母親！您也許在這永久接不着信的當兒爲您的兒子流淚吧，流着淚爲你兒子祈禱吧。母親，你不應該心慈到這樣，一個背着母親私跑的小羊，一個無時無地不使母親担心流淚的不肖子，那裏能夠承受您那純真的愛呢？母親，您如能夠詛咒，您如能夠把我當仇人一樣地永遠懷恨在心頭，那，你在外面像游絲飄蕩的兒子呵，也許能藉此得着

他瞎了

一點安慰！

我怎不懷戀那山青水綠的故鄉？我怎不想念我年近六十的母親呵！在一個時候，我真想鼓起勇氣，帶着遍身的紅紫哭着投到您們的懷裏來，卽算您們的手臂爲我張開吧，我就半倚在您們溫熱的前胸或者背脊，就是腿幹也吧，總比我孤零零地一個在那寂寞冷酷的荒郊裏遭雨雪的吹打要好多了。呵呵！母親，但是您兒子承您賜把他這一幅高傲心情，終於是幾次想提動腳跟幾次又停住了。這蓬頭，這油膩破碎的衣服，這油膩破碎的衣服裏面所掩蓋的青青紫紫的創痕，我那裏能夠就這個樣子跪在您的跟前，我那裏肯就這個樣子跪在您的跟前偷看你那淚水把您皺紋百折的老面洗濕呢！我更那裏肯聽那會爲我掉首不問而現在居然發迹的人們的訕笑呢！唉！在這一間黑暗的小屋子裏，除掉這罩兒已經龜裂的小小火油燈外，伴我的只有四周圍的黑暗，和窗外呼呼的北風，我想起了傷逝的青春，

想起了十五年——十年前吧——的我，我只有埋頭痛哭，淚珠一顆顆地滴到油膩的衣袖上溜溜地滾着。母親，這八行箋上，像雲霓也似的漬印，都是從我眉毛下面深陷下去的兩個黑洞裏流出來的呵！就在這個時候，我常常從那本破書裏面清出您和慧的像片來狂吻，拿牠來撫慰我的流血的創傷，因只有爲您同慧才毅有能力使我忘却創口的疼痛。

轉瞬這幾年了，我真不知道這歲月是特別短促還是特別悠長。看我自己，昔日倚在您懷裏時厚厚地裹着骨頭的肥肉，同Y姊並頭一個鏡子裏比賽漂亮時的團團地白臉，現在全消失了，母親！現在我才知道人身上有這樣可怕的嶄嶄的骨頭，我才知道人的臉色也有黃得像臘一樣的時候！這似乎是歲月的威權吧！我不敢想像，母親，我不敢想像您現在已經變了怎樣的樣兒。昨天，我一個人從城隍廟裏回來，沿途遇見一個乞食的老婦，他的頭髮像剛才在地上打過滾的白山羊的

毛，那樣可怕地覆在她的頂上；她的眼睛凹下去了，眸子中白的一部已經變成淡綠色了，並且淡綠色的中間還散佈着一些網罩似的紅絲，已經沒有神氣了，裏面似乎充滿一些長年不盡的淚光；嘴唇抿得成一個弧形，笑的時候，總像在表示她心中的苦痛，我不忍再看她了，安知她不也有兒子，不也有兒子不肖地背着她私跑呢？母親，日夜爲着我眼淚洗面的母親，您該不至有這樣地老吧！

不幸，Y姊前年就死了，他嫁的消息，是從你給我的信上得知；他死的消息，却是在飄泊在W縣時一個同鄉人告訴我的。唉！那晌正是我想自殺的時候，我覺得造物主太不見情，太無能力了，既然創造了生爲什麼又容許死呢？又必得要可以不死的人死，可以死的反而不死呢？唉！母親！您怎樣的不幸呵！從您手裏培植起來的兩顆嫩芽，平日不知灌過多少血液，時而又恐風吹雨打，時而又恐牛羊來踐踏，而今，正是您要收穫的時候，一顆被大水沖去了，一顆又隨着枯萎

地死了，唉！我知道您薑黃的額上，一定佈滿了無數深沈的黑痕，呵呵！您永遠忘不掉那兩顆由萌芽而至成熟的枝芽中你自己的生命嗎？至愛的母親噯！

我不知哭過多少回，當我走到回憶的國裏去的時候。因為Y姊的死，我幾年來未曾開過笑靨！有時也在哭的中間冷笑過幾聲，唉！人，渺小得如何可憐的人呵！

每逢我遇着故鄉的人，尤其是那些與我們家裏有一點點關係的人，我必定要詳細的請他告訴我他所知道的關於我們故鄉的事，雖然我飄泊在這零落的異鄉數載了，然而家裏的幾件重大的事變我卻知道得清楚，我知道遠房的六伯父謝世了，我知道八嬸的女兒——我在家時梳着兩個小牛屎餅還只有八歲的瓊子——也嫁了人了，我知道那顧家的小姐也嫁結陳百萬的大兒子了，並且已經結下若干果子了。呵呵！我雖然在這舉目無親的異土，我的心神，我的魂魄，何日不在故鄉

他瞎了

五

縈繞呢！但是一切都似乎改變了，如果我能夠有機會再投到您的懷裏來，唉！我到何處去找尋我從前的夢痕呵！

母親！要飄過海的船兒，才知海的權力！我而今嘗到了，嘗到了人生的意味了。母親！您給我的一雙美麗而健壯的羽翼，現在已被那冷酷的風吹得零亂了，凋殘了，您給我那充滿了周身的熱血現在也爲那一斑兇殘的鷹鷲吸盡了枯乾了。母親！我應該跪在你腳前懺悔，求您的饒恕，我的傷處，也得您的熱淚爲我澆洗，您的手掌爲我按撫。呵呵！我從那山青水綠的地帶飛出來在這一派沙漠中旅行，我沒得過一滴甘泉來救我的飢渴，我沒有看見一叢青草，使我也在那上面好好安息一回，我目前的只有那蓋天捲日的飛舞的黃沙，遠遠地只有茫茫地一條望不見盡頭的路。母親，也許是無望了，保得定我不能在中途被那一陣黃沙蓋沒了嗎？保得定我自己不因爲一旦精疲力倦，落在那黃沙上死了嗎？好吧！好吧！在

我的氣力還沒有盡的時候，我總要向前進，向前飛，我要知道人生的究竟，我要知道除了這渺無邊際的沙漠而外，到底還有不有一塊比這個較好的地方。母親！您爲我祈禱吧！祈禱當我力盡地死在那沙灘上或者被黃沙掩蓋了的時候，我這渺小的身體也能隨一陣大風夾在那些沙子裏吹落到您的腳前，請您在我已經冰冷的嘴唇上面吻上一吻，零亂的毛也替我清理一清，我就滿足了，無憾了。媽媽！

我實在不願提起我從前的事情，然而當我一個人靠在牆根坐着的時候，這些幻影就一幕幕地開展在我面前，我有時往往跟着階前的雨點，或者天空的圓圓的明月一同下淚，但是一個人哭了一會結果還是笑起來，原來是夢呵！回想做夢的時候的愚騷，能夠忍住笑嗎？母親！這一哭一笑的生涯，偷偷地刮去了我的青春，偷偷地刮去了我從前不可一世的志趣。

我一點也不怨誰，除掉感激之外。我感謝你們使我婚姻不自由，我才有機會

他瞎了

七

逃出您們的手腕，感謝您們不爲我擔憂，我才能仗着胆子作這長途的旅行者。我的眼界因爲您們而開擴，我的胸襟因爲你們而收獲了許多奇怪的東西。我感謝您們；我對你們沒有絲毫恨意。

記得那天晚上——是個有月亮的晚上呵！——我從家裏後門偷偷地跑了出來，身上僅僅地背着一個小小的包袱，我一點也不畏懼地向前奔。經過石橋的時候，我還向水裏的月亮望了一望呢！那個地方是我同和弟——那九叔的兒子——一道釣魚的地方，那次我只對牠道了別意，就走上到B縣的坦途。

母親！我要開始把我飄泊的經過告訴您了，我求您的哀憐，並且求您的饒恕。媽，但不求您爲您兒子流淚，當您看到您兒子身上的創處的時候。

到天亮我才到了B城，我還記得會倚在城門洞子的牆上吃過一對老夫婦做的糖油餅，我那個時候儘笑着想像您們吃過喜酒後又找尋失去的人的情形；您一定

用哭聲喊那些吃過主人贖下來的酒菜臉紅地僕人出去找尋，一切的人都忙着，甚至連已經安息的小孩子們都被吵醒了，後來您一定哭了，痛哭了，您一定怨恨地說他奪去的愛兒，同時那些愚蠢的而又喜於討好的僕婦們將遭不幸——尤其是看待我的張媽——同時這個消息傳到了顧家，也會引起他們的嗟嘆和失望吧。我只有笑我只有慶祝我自己的計劃的成功。

在B城玩了半天就跳上了到N埠的船。在B城半天，我非常感到邀遊的愉快，我把從家裏——從您的櫃子裏——帶出來的一百元，好好的收藏了，我感謝那一部七俠五義，他告訴我一些現在可以應用的學識，我仿佛也像一個英雄，的確那時候我會做過想結交天下英雄之士的夢。

到N埠的計劃本來是先定了的。我久已羨慕江南一帶的碧綠的天，澄清的水，那種秀美的峯巒，那種富有詩意的人物，我久已就有心去拜望牠們了。說到

這裏，我又得謝謝你們。

N埠有一個姓吳的和其他的幾個好朋友，計劃是要先去找他們，但是誰又知道我還沒有到N埠就在A地下岸呢。

那正是一天的下午，我一個人在豆腐乾大小的艙裏守得無聊，鐵絲網護着的小窗子裏看得見那微微掀動的黃色的江水，和緩緩地移去的葱綠的土堤，令人感到自己是一步步同故鄉離遠了。忽然那個同艙的何君帶了另外三個生人進來，他們嘴唇裏夾着的煙捲，早已就打破了這一間小屋子裏的枯寂，原來他們都是B地某大學的學生，這次是畢業後回他們的故鄉A地去的，他們滿臉堆着那令人欣羨的勝利的微笑，他們目光裏似乎反照着一些燦爛的花朵的影兒，他們自己只顧談着一邊拍着緊貼着嘴唇皮的烟捲，一邊撥着手心裏掬着的瓜子。他們從方頂帽談到某教授的大皮鞋，從某女士的褲子談到回家去的計劃。我，孤孤單單的我，在

那時候還沒有認識人生之路的我，當他們哄笑的時候，我完好的心弦不禁共鳴起來，他們也因為這個請我參加他們的談話會。

母親！就是那一次，我就把我到N地的計劃更改了，就因為那一次我後來竟在那凋蔽的A地住了兩年，就因為那一次，我的嫩弱的心上才致被人射了無數支冷箭。

當下船的那一晚，那姓何的就來約我。他們從兩天來的談話裏，知道了我的苦衷，他們也因為我的原故一兩回收斂過那擺在他們臉上的微笑，他們曾用溫柔的話來同情我來鼓勵我。母親！天下那裏如一班人所咒詛的冷酷呢？我不禁把他們當我唯一的好友了，母親！因為這樣，我竟允許了他們的請求和一班陌生的青年一同踏上A埠的土地了。

唉！這神奇的宇宙，這鬼域的人間，誰也不能猜透牠！母親！我只當人世間

他瞎了

是充滿着美麗的同情的，人類永遠是融洽的。呵呵！誰知道同情的裏面還也含着下作的欺騙呢？融洽裏還存留得有自私的詭計呢？母親！我一出來就受傷了，被第一支冷箭的確是那班同情我誘惑我的青年們。

這是一個春末夏初的晚上，正是我來到A地的兩個足月的可紀念的一天。那個時候，我是佃了一間小屋住在東門的，因為臨走時帶了一百元，所以我的胆子一天一天大了。在船上遇着的何君不時來到我家裏玩，兩個月的功夫我一個人把A地著名的地方游遍，我手裏的錢因為游覽和何君教我的賭博漸漸銷失了。這個時候，我餘留的僅僅只有十元，而包飯作裏已經來催過幾次了。這一天何君又跑了來，他不問情由就把我拖出去了，我沒有法只得跟着他。

『老何！幹什麼喲！這樣：』我這樣地問他。

『走嗎？不要問那些了，今晚我要帶你去見識一件新東西。』他笑着回過頭來。

我只好緊緊地跟着他，到了一排樓房的跟前，有幾個魁梧的男子當我進去的時候站起來了。到這裏我才知道，何君他是把我引到這妓院裏來了。

爲着好奇與誘惑，母親！我竟隨落了。僅有的十塊錢也沒有了。

從第二天起我的生活就起了莫大的恐慌。母親，在那個時候，我才轉念那些過去的可寶貴的辰光呵！債主的面孔，叫我嚇得哭了幾次。唉！不幸的前途開展在我跟前了，沒有法，我只有一步步踏向前去，也許不久，就變做死神的俘虜了，唉！可憐我這十八歲的渺小的幽靈。

在這個時候，何君又帶着幾個青年朋友來了。

「你窮嗎？」他笑着問我。

事實終於是無從遮掩的，我的那件寶藍花緞的棉袍，顯然是從我身上飛向當舖裏去了，我的皮夾子也無精打采地睡在桌子上了。我就直截地回答他：「我的

錢完了，怎樣辦呢？——我真想回去。』母親！我想起家來了，在黑暗的時候，才想得起過往的光明，正像一個患病的人才得發現健全時的快樂一樣。然而，我怕，我怕你們，我終於沒敢舉動。

經過何君的威迫和利誘，同時生活的壓迫，母親！我就冒昧地加入何君他所介紹的黨了。唉！在那個時候，我僅知道他們是一種非法的結合，他們有殘忍的主張，他們有凶暴的手段，並且他們有莫大的野心。現在，我明瞭了，我全盤明瞭了我知道他們是受人雇用的，他們的熱血是因爲某種東西才騰沸的。幸而好，當我不得不離開A地的時候我就向他們告了辭。

加入黨後我的生活就不恐慌了，何君起初每個月都送錢來，雖然名義上是他借給我的，但是我總沒有看見他問我要還。後來他們又把我介紹到一個小學校裏去當教員。從此他們就支配我一切了，他叫我每月非介紹一個同志進黨來不可。

他叫我硬將我不了解的黨的主張向一切人宣傳。如果不這樣，那你的生活費就得扣除了。母親！我那裏願意幹那些，我那裏願意受他們的指揮幹那些，然而我要生活。

爲着上面的因緣，唉！竟結了一個孽果。也因為那一個孽果我才離了A地開始我新的旅途。

母親！上面不是我會說過嗎？當每個孤寂的晚上，我一個人包紮我自己的傷處的時候，不是把您和慧的像片拿出痛哭嗎？母親！你不知道慧是什麼人，但是您也許十之八九會猜到是你兒子的愛人吧。是的，她是我生命的泉源，她是我生活史上最光榮一頁中的人物，她會給我許多人生的甜蜜，她也曾給我一支利箭穿射我嫩弱的心靈，直到現在還汨汨地在流着鮮血。母親！她是我惟一的愛人，她是我理想中——僅只是理想，——惟一的伴侶。

他瞎了

這事是我在當小學教師時發生的，她那時候正在教一班小孩的算術和國文，在那裏僅只我和她還有一個姓熊的老教習，我們除掉在教讀孩子的時候的會談以外，在課餘後，校園裏也常湊巧可以找到我倆的影兒。她給我的印像太深了：一對富有媚力寶石似的小眼睛，頭髮蓬鬆着益外襯出她粉嫩額頭的美，嘴唇皮兒薄的，當微笑的時候，你可以發現那一排潔白的牙門。母親！這樣嬌小的一個，你能不愛她嗎？

我們的關係漸漸地深了，她不時到我房裏來玩，也許她發覺我對她的希望了吧，她竟直言告訴我關於她的生平。母親！爲着那一回，我不知道一個人偷偷地哭過多少次，我總覺得我的心靈不知失落在那裏去了，我總覺得自己現在正像一個斷線的殘鳶不知要落到那裏才好。母親！你也許也猜不到吧，看得去還只有十八歲的她，已經是人家的妻室了，已經是被一個男子摟在懷裏了。唉！

像失魂似的過了一個夏天和半個秋天，我總不能把心的缺陷彌補，我總不能把已經流過的血收了回來，每天撐持着黃瘦的軀壳起來，望着那血盆似的太陽起來，又望着那血盆似的太陽落下。教孩子們也只是敷衍了。

爲着不努力黨務，我的生活又一天天恐慌起來了，並且還不知被人罵過多次。然而，我竟像一個着了魔的人，隔壁房裏年老的熊教師，也常常聽到我夢中的叫喊，媽！那個時候我每天沒有不想起你和我們的家庭，每天腦筋裏不會沒有她那一幀嬌小活潑的肖影。

她對她的丈夫也像特別愛憐，也許有心侮辱我這異鄉的飄泊者吧。每當那個乾瘦呆笨的男子來後，我總看見茶房們被命令的忙碌，和隔一個丹墀傳來的笑聲，我幾次想跳過去把那粗俗的蹂躪她的男子殺了。或者是痛打一頓，然而那斷續傳來溫柔的笑語把我陶醉了，弱者呵！勝利者之歌，只足以使弱者覺悟到自

身的弱小。

然而，她在一個時候也特別對我殷勤，這像她自己在訴說她對於任何男子都同等愛好的心願。我原諒她了，我反覺自己的卑怯了。但是，當下意識支配我一切時，我又不禁這樣喊起來：『她是我的，她是我的靈魂，你們誰敢奪去嗎？』我只有在更深入靜的時候，一個人埋頭在被裏哭一陣笑一陣度那漫漫的長夜，也領受不少夜之神對於傷心人的一些特別的賞賜。

母親！這樣竟度過了兩次的秋冬，我的臉上也添了不少的憂傷的縐折呵！

也許天下的事情應該有個究詰，不然我同慧的關係已被那乾瘦的男子發覺了。『呵！敵人呵！你還想一個人把她佔有嗎？』第三年的開始，她顯然被動地向學校告退了。唉！母親！這於我何等大的打擊嚙，我的精神當日就失常態了。我的周身都起劇烈的變化，結果，病倒了。我記得在個時候寫過多少信把她，最

痛心的幾句：

『你是我靈魂，沒有了你我僅留得一個可憐的軀壳。』

『我不能禁止你不愛他，——並且你也確乎是愛他了——但是你也不能禁止我不愛你喲！我愛你，我願爲你死，無論你愛我不愛我。』

『這樣不平的塗道呵！我怕了，我絕望了，四圍的花朵，都凋謝了，前望的光明——本來是相隔太遠呀！——也被暮靄遮斷了。我只有挪動着兩隻乏力的腳勉強地前行，然而我自己知道是不會久了。』

在我病的時候，她曾來看過我一次，我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象呵！我看見她眼淚在爲我直流，我聽見喉嚨裏咽哽似在爲我飲泣，我滿足了，我雖死也滿足了。

『我的罪呵！民，望你忘記我。我們的夢是無法能夠圓滿的。』

『民！前去尋求吧；光明在等待你，黑暗也在等待你，你自己去尋出一條路

他瞎了

徑走吧！』

他的手輕輕地按在我的額頭，我恍惚在跪着接受一位天使的諭旨，病已經輕了大半了。「去哦！把這殘餘的生命去尋求去哦！」

我的病因為那一次就一天比一天好了，她從沒有來過第二回，其實我也不願她來看我。

學校的事情辭掉了，又開始漂泊的生涯了。

胡裏胡塗跳上了不知到那裏去的船，一天一晚，就到了素未謀面也從來沒有想到的W縣。可憐，W縣小得像一個大家人家的花園，敗井頽垣組成的街市，黃昏的時候，沈靜得像老牧師黑衣袖下面的死人，幾個過往的行人，被稀薄的晚光輕輕地籠罩着，低着像是帶着憂傷的黃黃的瘦臉悄悄地過去，地上鋪着的粗糙的麻石，偶爾有一兩輪重載的獨輪車推過的時候，馬上就發出那一種悠緩的喊聲，

那種喊聲正足以添加這沈靜的街面的沈靜。

當然住的是小客棧了，客棧雖然小，然而每天却要半塊多錢，我從學校裏領得的一個月的薪水十五元，除掉船錢及臨動身的時候，一個人跑到照相館拍了一張八寸的照片，寄把慧以外，所餘的僅只五六元了。差不多費了我兩天的思索，曾一度想學學糊塗先生的勾當爲人家算算命寫寫信，也曾一度想跟着那拿着招兵旗兒的人去做一個丘八太爺，也曾想投身到大家人家裏去充當僕役。算命，丘八，僕役三條坦途，唉！把這無足留戀的殘生隨便交與牠們那一個吧。

W縣雖然小得不像個城市，然而牠裏面確有不少地方引起我的愛憐，母親！我趁這幾天的閑假，又努力放蕩了。我常常一個人，夾着兩瓶燒酒到靈山的麓下對着那浮幻的白雲，對着那新生的嫩綠，痛飲起來，有時，一班清閑的雀鳥在樹林裏相互着唱起歌來，像是牠們的歌音引動了風姐兒的悲哀似的，一陣陣把那剛

才轉了一些青意的樹枝兒吹得沙沙地顫動。呵呵！我有時竟那樣醉倒了，有時竟因爲這白雲，這清風，這歌唱，想起你和慧來了。白雲呵！清風呵！歌唱的鳥兒呵！望你們載着我這漂泊的靈魂交給我故鄉的母親！和A地的慧吧！

有時半夜才醒轉來回去搞小客棧的門，老闆並不知道我五六元已經完結，就漸漸地討厭我了。本來，人家的好夢時常因爲你的叫喊驚了轉來，把門開了迎進一個酒氣醺醺的醉漢，當然，使他不高興了。何況我每當醉的那一晚煤油燈總是忘了吹息呢？母親！你的兒子不知已經被人咒罵過多少次了，這還是當他尚有五元存留的時候呵！

三天的工夫，我把這小小的W縣的全部都游覽遍了。母親！那葱翠的靈山，如何地像我們故鄉的嶽麓呵！我常常一個人坐在那岩石上咀嚼我那黃金鑲鑲的過去，有時也計劃我黑暗的未來，我的頭腦昏沈極了，舉起酒瓶子咕嚕咕嚕地把那

血一樣紅的液體，送到肚皮裏去，結果，我模模糊糊地彳亍着走下山來，有時甚至就醉倒在那裏了，光明的過去，慘淡的未來，牠們都已跳出了我的腦門，踴躍着一步一步離開我了。

我不能夠不生活嗎？實在無可留戀的世界，實在無可留戀的人生，我這渺小殘餘的生命不可以隨時交給那收買破銅爛鐵的上帝嗎？然而，我還是要生，雖然我幾次趁着醉跑到那西南邊小浜的跟前站了一會，那潺潺的流水又像是特別爲我在奏着生之歌曲，啾呀啾呀地遠遠搖來了一葉扁舟，一對夫婦灰黃着臉努力地把握兒搖動，他們合有的孩子赤着身子仰睡了看着那青青的天，船邊敷滿腐綠色的厚苔，江水倒映了他們夫婦的影子。呵呵！他們如何地努力呵！我又不知不覺地走回小客棧來，很興奮地料理我自己的路了。

五塊錢說完就完了，好容易，送了那薦頭行的薦主——一個四十幾歲惡狼的

大娘——僅有的半塊錢，並且說了多少的好話，才坐在那薦頭行裏兩邊擺着的長凳上等候我的主顧了。母親！倘使你那時候能夠跑了進來，看見你的兒子縮在那牆角裏伸長頸子睜着眼睛。向外望着的情形，您定要哇地一聲哭了出來的。您的兒子侮辱您了。然而我自己也還不難過，因為坐在這裏守着的情景，在家裏的時候我就禱祝牠的來臨。

守了一天，又一天，後來竟至守到第五天了，我還是沒有出薦頭行的大門，這雖然可以說是薦主欺負這可憐的異鄉飄泊者，但是也許是年輕的瘦弱的我不能使人信任吧。唉！母親！在這裏五天，我滿嘗了一切的冷酷譏諷。尤其是在吃飯的時候，我看到薦主那一雙線一樣的細眼像是在爲我特別睜得大，特別放起光來，當她嚼起那青菜幹時，她的牙齒也特別咀嚼得響，母親！可憐我那裏敢拿着碗去添飯呵！就是吃那碗惟一的青菜的時候，也是要看那位女主人的顏色的。

然而我在她這裏吃飯並不是不給錢，不過是等我找着了主顧後來付給她罷了。照她的計算我在這裏的五天，已經超過了縣裏一個傭人的一個月工錢。好吧！隨她！

在長長的條凳上也坐得有一些粗俗的男子，和梳着大得奇怪的巴巴頭的大姑娘們，在無聊地的時候除掉看着那挂着一個鐵筒叮噹叮噹響着的，因為重載把皮都擦破現出那可怕紅肉來的驢兒埋着頭在門前過去以外，就只有欣賞他們的嬉笑調情了。母親！我今日才知道窮人比富人不一定要苦呵！

同條凳有一個十八歲的鄉下姑娘，我記得她是一兩天前來的。她像是發現了我，她像發現了我是一個流落天涯的可憐人。她時常用很清秀純潔的眼光來瞟我，後來，她甚至同我來攀談了。唉！我應該感謝上帝，在這個時候，能有她來同我攀談！但是也爲着她來同我攀談，曾引起那一些男女們的驚視，在他們的意

思，以爲我只應該有旁觀賞的權利，不想我也能得一個機會參加到他們的中間。

『看你的樣子，不像個要找工做的人。』她說了圓着眼睛望了我。

我幾乎要哭出來了。我低了看看自己瘦弱的身體，伸出手看看那上面細嫩的皮膚，想要找出一句話來瞞住她，但我我喉嚨咽哽住了。只得對她點點頭。

『你來這裏幾天了？有不有人來招呼過？』

『今天是第五天了，同來的那些人都被雇去了，只有我還守在這兒。』

『唉！世道是這樣的！何況你是異鄉人呢？就是我們本鄉本土人也要替薦主千說萬說才找得到一個地方，有的時候，像我們至甚還依她——薦主——無理的主作弄呢。』她也像是要哭了，一種同情的電流馬上攢進我全身，頓時使我感到意外的悲切，在得意的時候儘可接受同情，在失意的時候接受同情那只有格外增加你的痛苦的。

我不寂寞了，有了她。我們談了一些家鄉的故事，我也胡縐了一段歷史告訴她，她也告訴了我關於她丈夫和翁姑的毒辣，這樣我們的交誼看着看着深了。不知不覺底又吃了中餐和晚餐。

第二天我不幸的朋友就被雇主輕輕帶走，就是那一天的下午我也有一位四十來歲的人來仔細打量盤問了，結果，他叫我到他家裏去試做幾天。我臨出門時候，黑胖底荐主送我到外邊來，並且低低告訴我：『不要忘了伙食債。』當我離得遠一點，就聽到他在說：『不是王家大姑娘，那還要再叫他等幾日呢。』呵！我才想起了我那真摯的朋友。好姑娘，讓我在這裏謝謝你吧。

低了頭跟着那一個人走，彎彎曲曲經過了好幾條巷子和小街，才到了一所公館的門口。

一個人在寬敞的堂屋裏站了一會，幾雙瑪瑙似的眼睛在屏門後邊顯現出來，

他瞎了

並且時常聽得見一種唧咕唧咕的小聲息。從院子裏吹過來的風，把我惟一的油膩底藍布長衫掀起，褲脚的破處馬上出灰色的肉來，我的臉不由地紅了。

等了好久，那個帶我來的人才又出來，對我招手似乎要我進去。於是我跟在他的後面又來到一個比較小的客堂，壁上掛滿了對聯，上面的香几上右邊擺着一個碎瓷的大花瓶，那恰像我們家裏香几上擺的那一個，母親！你日夕對着這花瓶，我日夕也對着這花瓶，然而我們相隔已幾重天了。

東邊房裏走出來一位五十來歲的太太，她銳利而帶着驕傲的眼光在我身上打了一個轉身，隨着一些放亮底瑪瑙似的眼睛又從門帘子內發現了。我心裏很害怕，仿佛我現在已經是牽上市場的柔和的小羊了，買主攀着我的角看我的毛色，賣主儘在一邊訴說這羊子的好處。母親！在短時期，我將爲一個人所有了。她——女主人——望着我這樣說：『你叫什麼？』我隨口胡纏了一個姓名告訴

她；『我叫陳開四，太太。』呵！什麼陳開四！的你兒子叫做陳開四嗎？什麼「太太」，我們家裏女僕人出去不是還有人叫她做太太嗎？然而也就因為這一聲——不能十分確定——「太太」，她不經意給了我一個滿足的報酬，頭兒一點嘴角向上一翹；而我算是在種動作中間才固定了在她家中的位置。

我被那個四十來歲的老頭子派到他們廚房裏服務了，唉！如果不是從前父親親自辦菜時我喜歡在旁邊立着偷學過，也許我菜刀還不知道如何拿法呢！幸好，司廚的還有一個大司務，我做的事不過端端菜，燒燒火——其實燒火的另有一個叫吳媽的，——洗洗碗吧了。

每天吃他們賸下來的，雖然碗裏不見肉，但是也還可以嘗到一匙兩匙肉湯，這於我——餓荒了的我實在是莫大的恩惠和盛遇，可憐，這兩天來我才知道飯的味道原來是那樣的甜美呵！我每餐都吃四碗大司務雖然有點詫異，但是飯菜橫

豈是不要他出錢的，何況我每餐還讓他吃那偶爾贖下來的肉塊呢。

我主人家姓劉，老爺是一個蓄着仁丹鬍子四十以上的官僚，現在正是W縣縣公署的科長，太太看得去像比老爺年紀大，鬢角已經微禿了，她像是一個賢良的善於操家的婦人，每回我從廚房裏端着菜碗到食廳上來時，觸着她銳利的眼光我就不由得戰慄。此外還有三個年輕的太太，據燒火的吳媽告訴我：兩個是老爺的姨太太，一個是大太太的女兒，還有一個梳着辮子的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也是一位小姐，老爺和太太每回都嘆着沒有一個小少爺呢。

他們家裏主人就只有這些，僕人就多了，四十來歲的那一個是管家，因為他的忠實的歷史，很為老爺太太所信任，廚房裏的大司務，燒火的吳媽，太太房裏的周媽，還有幾個十一二歲十五六歲的小丫頭每天在各房裏竄來竄去，此外就只有新添的我和兩個粗笨的轎夫了。

我之來，原是不爲洗碗的。一天，老爺把我叫他書房裏，那裏靠窗有一個書架上擺着幾部被塵土封住了的線裝書，一張方桌上擺着乾透了的筆和鏽壞了的墨盒。他日坐在籐椅上蹺着腳，抹着仁丹鬍子問我：

『你到很溫存的，做事也還細心。我前一個跟班的去了，你明天起，就跟我上衙門，你識不識字？』

我應該涵蓄，如果我把真話告訴了他，也許他還不夠資格做我的學生，但是他一定會老羞生嫉了，我應該多留在這裏看看他們，我這樣回答他：

『稍微知道一點。老爺！——跟班做些什麼事？』

『這真是你的運氣，別的人連磕頭也找不到這種事情。——你每天跟我上衙門，侍候侍候茶水招待招待客人，並且時常還有許多外快。』他笑着望了我。

母親！你聽了這消息還是爲何兒子喜呢，還是哭呢？唉！我從前所想像的現

在都實現了，我要研究舊官僚的生活，現在機會迫到自己的頭上來了，我當晚非常地快活。

第二天，我就開始侍候他上衙門，他坐在轎子裏，我却低着頭看着那四根筋肉墳起的腿幹的挪動，一步步向前進，他們——轎夫——的腿似乎因為抬着轎子特別挪動得自如，可憐我等到達到目的地時汗已經把我藍布長衫浸溼了。

老爺像是感到一種光榮，每回客來了我端上一碗茶去的時候，他總對着我微笑。有一次我在門口聽得一個年輕的客人說：「這真是你的福氣有這樣一個漂亮年輕的跟班。」接着又聽見老爺的一陣粗豪的笑聲。

在衙門裏真閑空，母親！在招待室裏我也可以偷看我自己帶去的書本了。沒有一個時候，他們房裏沒有笑聲，沒有一回進去不是遇着他談起一些吃花酒和妓女的事，後來我經過另外一個跟班的指示，認識了那這黑而矮的胖子就是這

W縣的縣太爺。

回來本來是很早的，但是到家總要遲到晚上七八點鐘，這是因爲老爺的轎子每天都要另外在一個地方停留的緣故。

『不要告訴太太！說我到這裏來。』頭一次我跟着到那一家去時老爺這樣告誡我，

『是！』雖然不頂聰明的我，却已猜到是什麼一回事了。

那裏招待老爺的，使老爺每天都得像上衙門一樣去一趟的是一位廿四五歲的姑娘，她並不美，臉子雖說是瓜子式。然而上面稀疏地佈了一些麻子。老爺也像墮入她那稀疏地麻子裏去了，每回去了，就聽見她房裏傳出來顫戰抖的笑聲，房門有時是柵着的，有時從被風吹起的門帘裏裏可以看得見他們倆橫在床上，中間隔着一盞如豆的煙燈。

他瞎了

母親！我真奇怪，人性是這樣不滿足的，一個這樣的小官僚，家裏有了三個夫人，而還要在外面活躍！唉！難怪他不要向一班可憐的百姓剝削了，我親眼看見一個富豪拿着許多銀票遞在他手裏，爲着要勝利一場官司，可憐的貧民就只有抱着正大的理由和酸淚失敗了。

因爲老爺看我誠實可靠，在沒有到發薪工的時候，就給了我兩元，那位有麻子的女人的媽媽（？）也偷地裏送了我一元，因之我把那荐頭行裏的伙食債還清了。

在家裏我已不洗碗了，吃完了飯就只有和老管家談天。從那談話裏我知道我們的老爺的履歷：他從前是做過一兩任厘金局長的，現在家裏的存款全是那個時候積下來的，太太娘家姓何，對於老爺的娶妾，雖曾幾次反對，但是自己却無法生一個孩子。

春雨連綿，營更深人靜我一個人在燈下看書寫日記的時候，往往使我自己掩面哭一陣笑一陣。老管家是睡得爛熟了，窗子外邊的雨，左溜筒裏流得嘩唧嘩唧地，偶爾一陣風從窗縫裏鑽進來，陰暗的燈頭被引得跳顛了幾下。一個人想起了過去的一切，恍惚如在夢中，有時候神思被老管家驟然底遽急底鼾聲驚醒了，才知道自己是在這淒涼的W縣的這一個腐敗的家庭裏。母親！您這個時候也許在爲你兒子流淚吧，唉！一個人最難堪的是從美滿的夢裏醒來，眼前分明是黑暗與空虛，而耳際裏還留得有那餘音嫋嫋的歌樂。母親！自己珍重吧，如果上帝許可，你兒子也許會重復回到您的懷裏來呢！

在這家裏我幾乎成爲一個很爲人注意的人，這因爲我的臉目到底帶着幾分秀氣，兩個姨太太和兩個小姐都常常望着我笑，而我却只有拿紅臉報答他們了。我想起的慧，我想起了自己的身份，我只有抹煞我的聰明了。

他瞎了

三五

在M縣會寫過一封信把慧，並沒有告訴她回信的地址。至於您，母親！因為恐怕引起您的傷悲和悔恨，所以老是不忍寫信告訴您，您也許以為拿您兒子資格——中學畢業的資格——和品行走到社會裏去是不會如何困厄的。呵！呵！母親！殊不知這每天提着水煙袋跟在轎子後面走的就您的寶貝兒子喲。

光陰過得真快，在這裏已經快兩個月了，我也長得胖了些，偷偷地照照鏡子，臉上又泛上一些青春的紅潤了。母親！這該使您聽到快樂。

也不能說是沒有弄着錢，薪水雖然每月只三塊，然而外快却大了，我記得還清了一切舊債，又做了兩套新衣，每天晚上還要打幾兩白玫瑰同老管家在暗淡的燈光下面對飲，而我衣袋裏時常還贖得有兩塊以上的光洋。本來想把這贖餘的光洋寄您的，——我家裏雖然不見得少這兩塊錢，然而這是你兒子的血汗呵！——結果又怕引起您的傷心。

當時我非常愉快，在這樣一個蔭涼的家庭裏，我如何不愉快呢。得閑的時候和那些小丫頭說說談談，並且教她識字。從她們流露的天真裏，我得着不少的淡淡的悲哀，也得着不少甜蜜。唉！我現在應該懺悔，我給她們的印象太深了，以致當我離開她們的時候，我看見她們如織的淚珠在爲我泛溢呢。

每天晚上我總是趁他們睡後偷偷地在燈光下寫日記，母親！這種有意義的生活能夠讓牠們這樣一天天過去了嗎？人生最大榮耀是有許多值得回憶的事情，何況有更翔實的記載呢。母親！您兒子將來還要從這些日記裏面寫成功一部長篇小說呵！現在把當時的日記摘一兩段把您看吧：

四月十五日

今天天氣晴得可愛，昨晚睡晚了，今天八點鐘才起床，幸虧老爺昨晚在二姨太太房裏燒大煙，我起身解尿的時候，還聽見他們在房裏談着，想是睡

他睡了

三七

得晚了，所以今天還沒有起床。他在平常雖然有睡得早的毛病，然而早上不起來，也卻沒有這種習慣。

直到十點鐘才上衙門去。王師爺用的阿金說：他們師爺此刻正在爲我家大小姐說媒呢。我想那位梳着頭的大小姐機會到了。

下半年兩點鐘就到了金花家裏，一個人守在屋裏聽他們說笑，不免太無聊，於是我就到街上散散。遇見了前回在荇頭行裏認識的朱四斤子，他把我周身一看就對我笑了。這一笑倒令我想起從前他那副冷冰冰地面孔。

五點鐘才從金花家裏動身回家，臨走時在金花家裏吃了幾個膽下來的肉元宵，一路怕是吹了風晚上肚子痛得不了。

吃過晚飯，金釧兒來找到後花園裏去玩，還有二姨太太房裏的那個大丫頭同一道，呵！後園好月色呵！今天十五，所以月色圓得那樣愛人，雖然

金釧兒在旁邊說長論短然而我一看到這皎潔的月色，就想起數千里外的媽媽和可愛的慧來，當睡在媽媽的手腕裏不是看過這一輪明月嗎？在N小學的時候，不是同慧一道在校門外的樹蔭底下看過這一輪明月嗎？現在，各人在各人的地方，而這輪東西却仍舊是這樣。

金釧兒叫我說了一些故事給她聽，我說了一個老虎外婆，她聽到害怕起來，幾乎倒身在我的懷裏了，虧得那個大丫頭把她抱住。

那個大丫頭時時橫着眼睛望我笑。我心裏暗想：「這毛丫頭又有鬼！」晚上肚子痛得很，這時候又想起媽媽來了。「媽呀！」「媽呀！」回答我的只有窗外的風，和老管家的鼻息。

四月廿日

大小姐房裏的丫頭小阿英，昨天告訴了我關於她生平的遭遇，天哪！也

他瞎了

三九

真難爲她，把我當成她的親哥哥待，昨晚一個人在床上也因爲她那一副嬌態的樣子，和可憐的遭遇，叫我半夜沒有得着好睡。我想：天下竟有小阿英那樣不幸的人！後來，從小阿英的身世想起中國人的淺薄，無聊，爲什麼只重生男，對於女兒就要撲殺呢！唉！唉！

天氣同昨天的一樣，滿地晒着黃金色的太陽，起床，老管家就告訴我大姐姐的親事快定妥了，男的是本縣徐師爺的兒子，讀過洋書呢。我聽了，就不得不爲她祝福，當我每次遇着她的時候，她的水汪汪地眸子恍惚總是在求我拯救她將喪失的青春。

在衙門裏午飯，阿金又告訴我關於大小姐的事情，這雖然是一個大刺激，然而因爲昨夜失眠的原故，總打不起精神來，吃過飯就靠在長生的床睡了。恍惚我自己仍舊是在A埠，慧同我的感情像已達到沸點了，我們倆整天

地在一起唱歌，遊戲，擁抱，接吻，正在我們快樂的時候，慧的丈夫拿着一把鋒利菜刀來，他把菜刀一舉，可憐胆小的慧就跑在他的腕下去，我幾乎哭出聲來了。『慧是我的！不要怕，過來呀！』慧在他腕下像是想過來，又怕那把刀落在她頭上。我急了，想跑過去把她拖來，然而也怕那把刀，只有再大聲喊了：『他不是你丈夫，他不是你的伴侶，你真的丈夫你真的伴侶是我呀！』但是慧只有哭泣，那個男子却不做聲不做氣揮着刀像是叫她跟他去的意思，慧果然含淚走了。我看着他們離開我，我不知怎樣地隨手拔起一根樹來向他們追去；……『怎樣哪？——你老爺叫你，快去！』睜開眼睛，就聽見長生的聲音，連忙跑進老爺房裏去，心裏還忐忑地跳。

下午回來教了金釧兒和小阿英幾個字，她們很高興，決定了明天起喊我做哥哥。好吧！我的妹子！太太太近來像是有點討厭我，也許就是爲了我同

一班小丫頭玩耍的原故，今後應該檢點些，然而今天早上二姨太太還對我媚笑，我又將如何呢？

晚上喝了幾口白玫瑰，把昨天在衙門裏分得的八毛錢拿出四毛來請老管家留着零用，可憐，他笑得嘴都合不攏來，我們談了一些關於二姨太太身世的話。

四月廿一日

昨晚仍想繼續日中的夢，但是再也不成功，一個人在床上亂想，准預從明天起抽暇寫篇小說敘述我這有趣的經歷。誰知道眼睛皮就那樣緊緊閉住了，等到睜開來的時候，已經看見滿屋的陽光。

起來，把前幾天買的練習簿打開，寫上「飄零的黃葉」五個字，正要寫下去，二姨太太房裏的那個大丫頭突然笑嘻嘻地跑進來，神祕充滿了她周身。

一隻手插在衣袋裏。

「陳開四，你猜，我來做什麼？」她看了房裏沒有老管家的踪跡，更神祕地問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叫你送東西把我？」這回答是從她插在口袋裏的手上觀察得來的，她因此吃了一驚，威風也煞了大半。

「但是，送的是什麼呢？」她低頭攀開了大襟看了一眼。

「這誰知道！」

她這才勝利地微笑了，從衣袋拿出一個湖色的水彩信封，向我桌上一丟，做了一個鬼臉遠遠地跑了。

我看了半天，我驚愕了半天，才認識那上面沒有力的幾個像女人寫的字，分明是寫給我的，遲疑了一會，終於折了開來，一看底下署名叫麼惠

他瞎了

「陳開四：我知道你不是下人，你是一個有爲的學生，我也是一個有爲的學生，不幸落在這裏，苦死了。你願意同我做朋友嗎？我有一些好東西送你，如肯，就回信封信擺在後園裏那棵老桑樹根上。你真有趣！老爺太太太姨太太都稱讚你，我更喜歡得你說不出呀！你要知道我嫁把老爺做二房姨太太，實在是不得已的事情呵！惠芳，「這可令我爲難了，分明，二姨太太有意於我了。但是我不是在慧的前面發過誓嗎？除了她之外我不再同別人發生關係嗎？其實，失掉了她，雖然有別的女人，我也鼓不起勇氣了。」

我即刻回了她一封簡短別字連篇的信，大致說我胆子小並且不敢高攀。偷偷地送到那桑樹根上去。

下午在衙門裏又分得有遞稟貼的人送的四毛錢。回來順便買了一支筆。

晚上教了金劍子小阿英的書，哥哥！哥哥！喊得親熱極了。

人都睡了，我發了新買來的筆，備預寫文章，誰知道筆一提又想到遠隔數千里的媽媽，心思又凌亂了。

五月一日

二姨太太真癡心，今天又叫那大丫頭送來一個信說如果不依她，馬上就要叫老爺辭退我了。

呵呵！人世間那裏有真真能夠羈住人的樊籠？我不理她。

這晌大小姐的親事雖然定了，然而成親還遠，她一見着我就笑，二小姐十六歲看去的確像十八九歲的人了，也喜歡望着我笑，而望見別人對我笑的時候，嘴一抿，臉上頓時就顯出驕傲的神情。

二姨太太的問題，我真無法解決，只有裝蠢。

他瞎了

四五

他歸了

四六

五月五日

今天過端陽，這時候天氣已經很熱了，太太小姐們都穿了極薄的紗質的衫褲，置身其間的我，幾次都有點飄飄然了。

早上就吃了幾個糗子，這些糗子彷彿是二姨太太同大小姐兩個人經手做的。

老爺今天不到衙門裏去，在家裏逗着她們玩。廚房裏殺了一個大鷄，中餐吃得很好。

下半年老爺叫預備轎子要出去，太太出來問：『那裏去？』『拜節去。』其實老爺不還是到金花家裏去了。一去到六點鐘才回來。

傍晚有一個人送封信來，老爺折了隨便放在桌上，我看見那上面寫的是關於一件奪產案請求我們老爺代爲設法的事，說：如果圓滿了，願意以番佛

五百尊爲壽。

這晌真苦，感情同理智每天在我頭筋裏開戰。我將如何！

「每逢佳節倍思親，」這時候我又想我孤零的母親來了，也許她這個時候口裏咬着糗子，心裏在思想那淪落天涯的兒子，淚水也許滴到糗子上一同送下咽喉去了吧。唉！母親！你可知道你的兒子在這裏嗎？

今天想是又沒有好睡了。

母親！當時的日記在上面已經寫了幾段了，就是那樣地過了半年，這說安定又不安定的生活，使我覺到無邊的痛苦，也感到無邊的愉快。呵呵！我怎敢我怎忍再戳傷人家的心！

然而。我到底不是木石，過去的遭遇，頓使我起了一種卑污地報復的心情，我要報復，我要向這冷酷的人間謀報復！

他瞎了

從此後，花園裏就找得我和二姨太太雙雙的足跡了。她很悲惻地告訴我她悲慘地過去，我們的手也聯得更緊了。

我們曾有借逃的計劃，然而也許是爲我胆小的原故吧，終於沒有實現。而我又接到一個朋友的信說，慧病了，並且病得要死了。我敢這樣臆斷完全是因爲我才這樣的，呵！我可憐的愛人，你是社會制度下的犧牲者，你是人情下的犧牲者，你自己作弄了自己呵！我痛苦極了，當二姨太太在我面前笑的時候，我只有覺到她有一副討厭可憎的面目。

常常一個人帶了幾瓶酒去到靈山麓下痛飲，又恢復我以前的顛狂了，晚上白天時常找不到我的蹤跡，即使找到了，也是一個醉薰薰失了知覺的人。於是，從老爺灰黃色的臉上可以找得到不高興的成分了。呵！誰能了解我呵？

「你近來也像變了，晚上總要到那個時候才回來，告訴你自己要清楚點。」

老爺太太總愛對我說這一類的話，我幾乎同他們決裂了。到後來，太太更不滿意於我了，從一些細微的處所找出我一些錯處來，說我晚上睡得太晚了，說我的頭髮不應該儘不剃，披在頭上像一個水鬼。然而，我的老爺却每次每次緩頰爲我，從這裏，我知道這一定是二姨太太的力量。

然而我越變越像瘋狂了。我的思想從消極的園裏一轉轉至最積極方面來，以前我只希望死神旗羽早一點降臨，現在我却不一樣想了，我不希望死，在死之前我儘力量要蹂躪這人間，我要報復。母親！你兒子於今已習得殘忍冷酷強項了。

一天，我同二姨太太從花園後面假山石裏轉了出來，那正是一個有月亮的夜晚，微風把樹葉吹得輕輕地顫哨，寒意侵入我們薄薄地夾裳，她小羊一樣馴和我腕中緊緊倚着。那時候，家裏的人都睡了，老爺沒有回家，月色把我們勾引到這裏來，同樣孤寂的我們，才嘗到一刻同情滿足的滋味。我緊緊地抱着她，我忘

記我自己的身分，我要做的我都做出來了，月姊和善地看着我們。

幾天沒有得着慧的信，不知道她的病怎樣了。連寫了幾封信去問和她接近的友人，也都未蒙他們賜覆，我煩悶極了，有的時候就像猛虎一樣地想吃人，金釧兒的書也沒有上了，並且話都懶和她們說。

「我吃掉你，你怕不怕。」我把抱在手腕的二姨太太緊了一緊，咬牙切齒地恨恨地問，

「你吃吧！我真願意你吃呢！如果你要同我離開，那倒不如請你吃掉我好。」她的聲音仍舊沒有恢復以前爲從容，總帶着幾分嬌顫。她真可憐，她受了她自己爸爸的欺負，她受了她哥哥的欺負，而今只望我不再欺負她。唉！我能不再欺負她嗎？

她把我當做沙漠裏不容易得着的甘泉，爲她自己，她曾屢次地要求我同她借

道，有一回，我們已經把後花園的門開了，但是，我沸騰的熱血，一看到她披在身上黑緞子的斗蓬，不禁冷了下來，伸手過去摸摸她的心間，一種劇急的震顫，立時可以傳到我的手上，我哭了，她也哭了，而結果還是各人回到各人的房間。呵呵！我果然能夠救她嗎？我果能夠使她幸福嗎？我果能不欺負她嗎？

終於我接到慧的死信了，母親！這是如何重大的打擊呵！她是爲我而死，她是人情底下的犧牲者呵！我那幾天精神頓時失常起來，白日裏時常有人發現我一個人，在獨自流淚，黑暗裏，許多人聽到我號啕的哭聲，他們都以爲我病了，老管家甚至說我着了魔。真的，他那裏看見過一個人赤身露體地在更深夜半爬起來痛哭呢。他不禁有點怕了，他恍惚看見我身上生了魔鬼的綠毛。然而，等我真正病倒在床不得起來的時候，偷看照應我的還只有他和二姨太太兩個人。

金釧兒跑來告訴我，說太太因爲我病了要把我革除，老爺也點頭同意了。

唉！我們爲人家奴隸的人，我們爲人家奴隸的人，和那蠢蠢的耕牛有什麼區別？一旦氣窮力竭了，就要見棄於主人！唉！算了，算了，他不革除，我也是不能再忍受了，但是我的病呵！

太太的命令，老管家去爲我請過醫生。我決定了，我決定在我能起來行走之後就要離開這地方。我要把我最後的淚滴灑上那可愛的慧的墳上，二姨太太我也顧不了那麼許多了，從那個時候起，我的淚水就永遠不爲任何人流了。我的身體也不是我自己的了，我的計劃是把我這失了靈魂的一塊死肉敬獻給我們的國家。這樣一想，自己也想自己快點好了起來，於是病——這個馴伏的東西就依了我的願望，漸漸地和我離開了。唉！一個病後清癯枯黃的臉孔，如何地引起那於我有說不出來的嫌隙的太太的憎惡呵！

她雖然還沒有明白地叫我走，老爺也未見得照她的話實行，然而我去的決心

却早就定了。

一天我扶着病走到後花園裏來，那黑寂的天空——不，那稍微有一兩顆不明亮的星在點綴着的天空，多麼能引起我懺悔的勇氣！唉！母親！我爲什麼要任性偷偷地逃走呢？我爲什麼要隨便對許多女子施用情感呢？慧是爲我死了，二姨太太，如果她知道我要走，她不知道要失望到如何！還有這裏這許多可愛的小女孩兒，我一走了，她們不更是難過嗎？唉！你自己是什麼人呵！你渺小得像風中的一粒沙塵一樣，你有什麼能力去刮奪這許多潔白的靈魂呢？唉！我不由得不痛哭了！堅韌的山石在我膝下襯着，我不知道痛，反而用力在上面磨擦，直到我的膝頭流出血來，我的心頭感到一絲絲涼意的時候。

這偉大的黑夜，像一個可怕裁判官，蕭索的樹葉子相擊的聲音，像在奏着悲涼的喪曲！我要在這個時候，才能夠哭得出來，在這裏我儘可以用淚水淹沒這周

他瞎了

圍的一切，在這裏我儘可任意瘋狂似的抓破我自己的胸膛，撕裂我的衣服，在這裏我可以摟抱我親愛的慧的靈魂。母親！有些時候，我在園子裏看着看着東方曙白呢！

在黑氣裏我看到一個東西，幽靈似的走向我這邊來，頓時直覺告訴我：『莫不是二姨太太來了？』這種假設是常常成爲事實的，屢次我一想到『莫不是她吧？』而她果然出現在我眼前。唉！這一次病中全虧了她，晚上趁老管家出去報賬的時候，常常一個人幽靈似的跑來看我，可憐，她的眼淚也肯施給我這個可憐人呢。

那影子漸漸地走近了，我心裏怕着，也許我的哭聲爲那東西聽見了，趕忙在一塊山石後隱了起來。

呵！不是她是誰！不是她是誰！她穿着最近新製的黑的衣服，昂着頭，垂着

手，慢慢地走着呢！『呵！她莫不是知道我要走吧？她莫不是在詛咒上帝說她的心上又被人刺了一刀吧！二姨太太！我真不敢見你呵！並不是我不愛你呵！實在我的愛情已經用完，我的火已經熄滅了，我只賸得有一個死死的肉體了。』

我終於一躍從假山石後面出來，這倒使她嚇了一跳，我想我不能不把我要走的計劃告訴她了，我真不應該隱瞞她，神志一亂，當我到她的跟前時，我幾乎立不住要倒了。

『呵呵！』她一把扶住我，我就倒在她懷裏哭起來，我說不出什麼，我只想這源源滾滾的淚水流進她心的深處，作我對她的報償。而她，却像仁慈的聖母一樣，撫着我騷亂的頭髮。一邊說：『什麼事哪！別儘哭吧！』

我仍舊是只有哭，我不知道我的淚水將來是否有個枯竭的時候。她也爲我引得哭了，幾點炙人的淚珠直滴到我的頸窩裏來。

「今天好了一點沒有？自己身體不好，却要一個人跑到這裏來，別又要着了涼哪。」她低下頭來吻着我的額頭，勉強地苦笑着。

我真願這時候天地都一齊炸滅，——不，我只希望有人在我站的地方埋下一個地雷。把我們的骨頭在轟地一聲裏炸到無影無蹤，讓我的靈魂永遠是這樣擁抱。唉！自私的人！你爲什麼要這樣願望呢？你自願意這樣，難道定要人家也跟你一樣嗎？

「怎樣哪？誰欺了你？」她又問着。

「我……我們……」我終於開口了，幾次想說「我要走了，」「我們永別了」這幾個字，但總說不出口來，結果她又抱了我的頸子在我臉上亂吻。

我要走的決定，終於是沒有告訴她，她現在差不多浸淫在美滿的夢境裏。說了，她不是要失望得可憐嗎？

「再給我一吻吧，你那嘴巴，」她這樣要求，並且把嘴巴接近我的嘴唇，一種炙熱柔滑從我的嘴唇上感到，她千方設計叫我說出我心裏的苦悶，而我那裏夠輕率地告訴她呢。

那天晚上她一直陪了我在後花園裏守着深沈的夜。

母親！那家裏實在不容我立足了，太太的臉上憎惡的成分一天比一天加多，老爺爲要我替他守祕密，幾次說：「我介紹你到別的一家去吧。」而我總搖搖頭。我決心離開這裏到A地去了，現在只等我身體比較好一點後我就動身。

二姨太太和其他的小姑娘們好像都不知道我的隱衷，這樣倒好，如果她們知道了，我也許要爲她們的淚水所留住，我知道二姨太太是有這力量的，她不但可以指揮老爺，而且還可以駕馭太太。

病漸漸地好了，但我精神上的病却一天比一天深重了，他們整日地找不到我

他瞎了

的笑容。一天，太太把我叫到她跟前。

『你可好些了？』她問我。我知道了，她要說的下文是『這裏用不着你了，自便吧！』但是我也僅只這樣回答：

『是的，太太。』

『那麼，你還是……』

『是的，太太！』我猜到了她一定說『你還是回家去吧！』

『那麼，你還是在我這裏留着吧！前回叫你走，不過是說說的事情。』

呵呵！是！這幾乎使我驚奇得叫起來了，這出我意料之外的談話，使我感到天下的事是不可冒昧揣測的呵！我本來要說出我要走的志願的，但是在這時候什麼都說不出來了，只連說兩聲『是！』太太似乎還要解釋她留我的理由，來遮飾她從前對我的憎惡的痕迹。她帶着笑望了我。『你平常做事也還聰明，人嗎，也

還老實。老爺和家裏人都很和你划得來，我也是一樣的呀！以後望你做事更外謹慎勤懇一點，晚上嗎，早點睡，不要多費了燈油，有的時候也不要再像瘋了似的哭呀！笑呀的。那就更好了。」

我神經受了這重大的刺激頓時失掉主宰了，只點着頭像馴良的禽獸在聽牠們的主人指揮似的，險些兒不會說出「我的太太，承你這樣栽培。」的這一些新近學會的奴隸的口吻來。

我出來了，未出來之前，她又給了我一個月的薪工，我也茫然地接了，

母親！這隆重的待遇，這出人意料之外的隆重的待遇，於一個奴隸，似乎應該滿足了吧。似乎應該放棄自己所想的計劃來尊重主人的挽留吧？何況是一個本來沒有歸宿的沒有去處的我呢？

然而，我不能犧牲我自己的意見，我不能犧牲那曾經被燃燒過被煅煉過的意

他瞎了

見。我的計劃是經過淚和血浸漬過的，我的計劃是感情指揮着的，我不能半途放棄牠！並且在這裏，罪惡只有一天深似一天，我的罪惡根芽將要種到一些天真純白的小心田裏去，貽害給許多人，呵呵！像我這種人，不到那深山邃谷裏去還要想更找些負擔嗎？而且，我可憐的慧，可憐的小靈魂，不是在她墓前等着她的愛人嗎？不是在叫着哭着要求她愛人的淚水嗎？母親！我決定走了，太太善意的留我，即使留住了我的肉體，也留不住我的靈魂，沒有靈魂，我還能做一個聰明能幹的奴隸嗎？

我拿着錢，出門的時候，遇着二姨太太房裏的那個大丫頭，她向我望了一望，急忙地跑過去，但是她又回過頭來望着我神祕地笑了一笑。我明白了，這隆重的待遇，完全是二姨太太的力量。可憐，她一定誤會了，她以爲我那天晚上的悵鬱是爲的生活問題不容易解決吧。所以她就替我竭力疏解了。呵呵！謝謝你

呵！你完全錯了，你這種力量完全白費了。你沒有料及吧，你的心上的人兒將要別離你了。

我決定走並且就在今晚走了，我把平日積蓄的銀錢清了一清，大約到A地的旅費和短期的生活費是夠了的。老管家看看我清理行李，正是他從酒肆裏喝了一兩杯來，不禁詫異地問我：

「怎樣？預備走？」

「是呀！老人家！」我低聲地回答着。

「太太沒和你說過嗎？」

「說過了，她叫我留在這裏。」

「那麼你爲什麼要走呢？」

「我要走，我的靈魂早已不在這裏了。」

他瞎了

他講了

六二

「你告沒有告訴太太？」

「沒有，打算臨走時再去通知。」

「你嫌錢少嗎？」

「不！」

「你嫌人家待你不好嗎？」

「你們都是我父母兄弟姊妹一樣。」

「那末，你還是不要走吧！小兄弟，到外邊去是不容易的呀！」

「我一個朋友來信叫我去！」

「到那裏呢？」

「A埠。」

「決定去？我看……還是留下好了——什麼不如意的地方叫他們下回留意點就

好了。是小丫頭們不聽話嗎？」

「決定走，不關她們什麼事。」

「那末再轉來吧，行李留在這裏！」

「那……」

「你要知道老爺太太小姐們都不把你當下人看了呢！」

「我知道。」

「我將來設或一個不來時，你就是堂堂的管家了。」

「沒有那本領。」

在同他嚙嚙的中間我的行李都檢好了，可憐！所謂行李就是一口破皮箱！箱裏是一些破衣服，和一些稿紙和日記吧了。他看見我已經是沒法勸止了，不禁長嘆一聲跑到裏面去報告去了。唉！這忠實的老人家，這慈愛的老人家，我倒有些

他瞎了

捨不得他呢！

等一會，大丫頭就氣呼氣呼地跑來了，驚詫和新奇佔有了她一對天真的眼睛，似乎是在說：「你這不識抬舉的人。」她走近我用一種不純和的聲調說：「二姨太請你去呢。」說完了，就想跑。

我呆了一會。定神一看，那大丫頭已經離開我，遠遠地在對我望着。我不禁招手叫她攏來。

「二太太在怎樣了？」

「昏了，又在哭！請你去呢！」

「我馬上來，你先回去。」

「你要走嗎？」

「是呀！」

她也不禁有點悵然了。正談話的時候，太太大房裏的金釧子又跑了來。她紅着兩隻眼睛，似乎在爲這一個平日教她讀書，講故事給她聽的先生着急，而自己又沒有法想，她走近我，喉嚨都啞了。『陳開四，太太叫你呢！』可憐，大姐姐房裏的小阿英，也跑來了，這位可憐的小姑娘，她心裏的痛楚，可以從她失了統治的麻木的行爲上看得出來哩！

我們就一同到太太房裏來，大丫頭却跑去告訴二姨太太去了。等到我們到了太太房裏的時候，那裏已經坐着有太太二姨太，大姨太，大姐姐，二小姐，甚至連吳媽，周媽，都來了。自然有老管家坐在一個下位上。

我一進去太太就問我，『看看在她身旁的二姨太，紅着兩隻眼睛，看見我進去，頭馬上就低下去了。』

『你爲什麼反而要走？』

他瞎了

他睜了

六六

「我一個朋友寫信來叫我去呀！太太！」

「去有什麼事呢？」

這可把我問住了。幸虧我會對於一切生活都想像過，所以我不遲疑地答出來了，「到一個學校裏去當茶房。」

「當茶房比這裏好嗎？」

「那當然沒有，不過，我朋友的一番好意。」

「那你非去不可哪！」

「是的。」

大小姐插進來說：「如果那邊事情不好，你還是到我們這裏來吧！」

「那好的。」我隨口答應，其實我心裏正在想着：「可愛的小姐們哪！那裏有第二回的技巧呵！還有風能夠把我這游絲似的魂魄吹到你們這裏來嗎？」我幾

平要哭出來了，奇怪，她們竟能夠贏得我這別離的淚眼嗎。

沈默了一會我退了出來，她們目送我走出房門，尤其是大小姐和二姨太太可憐的目光，使我的神經感到劇烈的震撼。呵呵！母親！我——善於動搖的我在這時候不禁又有點懊悔了，我捨不得她們我捨不得她們給與我的慈愛。唉！多情的二姨太太呵！

我一個人昏惘地走出了大門，彷彿有一種力量在催着我離開這裏。到了外邊，風吹樹葉的聲音，又使我清醒了好些，一個倚在一枝半枯的樹幹上呆呆地想着。

——我漂泊到那裏去呢？

——慧呵！你知不知道你的愛人，馬上就要來吊你的青塚呢！守着吧！你的魂魄在最短期間內別走開了，我要來呵！我要擁抱你呵！我張開臂膀了，你待

他瞎了

着吧。

——我就死在你的墓上吧！我明白，我的肉體是再也見不着你的了，我要用我的靈魂來尋找你，呵呵！慧！在你那裏再沒有束縛你我的繩索了吧。

——二姨太呵！我負了你了，你自己也欺騙了自己了，你以為我是你的救星嗎？我並不愛你呵！你做了我暴怒底下的犧牲品了。唉！你這可寶貴的熱情，你這鮮紅的赤心，你不應該無條件地交給把這樣一個不尊重我的我了。別了，永別了，我的可憐人，好好地培蓄你的熱情，留待那真能愛你的人吧！

一切都靜寂，彷彿在壓迫我這苦悶的心情，偶爾一陣風來，樹葉蕭散地落下幾片。唉！母親！天是那樣沒有改變的青碧，同在這青碧的下面，照着白髮蒼的你。也照着青青的野草瀰蓋着的慧的墳，如今更要照着這屋子裏幾個傷心的少婦了。我這負了一切的人也在牠下面，東蕩西流一味地在創造罪惡！呵呵！對着牠

那慈祥的顏色，我的懺悔之淚不禁流出來了。

一陣洗着瑣細的脚步聲，一閃，一個窈窕的影子出現在我的眼前。她緩緩地走近我的身邊來，悲哀籠罩着她的面部，幽靈似的，兩隻水汪汪地眼死死地定住我微紅的臉。我認清了，我認清她是大小姐房裏的小阿英。呵呵！小姑娘，小妹！你也在爲你哥哥流着淚嗎？

『你爲什麼要走？』她顫着的音調，幾乎彈出她自己的淚滴了。

『好妹妹！我走走就轉來呀！你好好在這裏吧，沒有事叫大小姐教你讀讀書？你不自己問，她是不會找着教你的。呵呵！你爲什麼不叫我哥哥了呢？』

她還能夠克制嗎？她的淚水就如泉湧地一樣出來了。呵呵！罪過，在她天真的純潔的靈魂上，我也刺着她一刀了。

『別哭了，好妹妹！』我把剛才自己揩溼了的手巾爲她揩去眼邊留着的淚

水。

『我知道你，哥哥，一去就不會來了。我屢次想叫你哥哥的，但是好像你現在已經不是我的哥哥了，明天你就要做別人的哥哥了。是不是？』

可憐，我本來就要流出來的淚，到這時候終於是不能忍捺了。唉！可愛的小姑娘，是不是你們悲慘的運命，還是因為我過分的同情使你們這樣呢？『明天你就要做別人的哥哥了。』多麼慘痛的話呵！小妹妹，你好好在這裏守着吧，將來也許有機會你哥哥再來看你們呢！

我無言只撫着她的頭髮，熱淚一顆顆地滴到她那油膩的髮上成功一些明亮的露珠。她這時候看了我這樣子，反倒不哭了，反倒拿出一條小手巾爲我揩淚！唉！母親！我那時候真的在純潔的愛海裏陶醉喲。唉！我的小小妹妹，現在我提筆寫到這裏，我的迷濛的眼裏，還沒有忘記你那一個可憐嬌憨的樣子呢？

『進去吧，再給我們說一個故事吧，明天，一直到永遠，恐怕再也不會有人跟我們說那些了。』她自己又哭起來。『以後我們只有傳說你所告訴我們的幾隻故事……你不知道嗎？二姨太太一個人在房裏哭着呢！大阿姐告訴我的。』

『呵呵！』我勉強裝成笑臉，她看我笑了，也就止住哭。

我們兩個人同道走了進來，奇怪！我重進這門時，彷彿一切都值得我依戀。無論破壁，無論門檻，無論挂在牆上的月份牌廣告。

她送我進房裏，就回去了，臨走還低低地叫了我一聲哥哥，我默然地目送她走進內堂，唉！這裏，這裏不是我們時常在坐着說故事的地方嗎？不也是她們圍着唱歌捉迷藏的地方嗎？明天就要同你們告別了，再不能聽你們唱歌了。呵呵！你這方方地一塊土地呵！你給與我的不算少了。呵呵！我現在敬求你吧，永遠把快樂包圍着這一羣可憐的女孩子們！

走進房門，老管家的低微的太息就可以聽見了。他正倒在床上，眼珠如他平日喝了酒似的發着水汪汪的光彩，看見我走進去了，他趕忙站了起來。

『你睡吧，公公！』我無氣力地對他搖着手。

『不，不要緊。你明天走嗎？行李清好了嗎？唉！』

我無言地走到我床邊來，無言地倒下了。用手在頭下一摸，本來是想找手巾的，但是結果倒摸着一封信了。呵呵！這粉紅色的信封，這不大十分鬪得攏的字體，不是二姨太太的是誰的呢？是吧！這是她對我詛咒的一封信吧，這是她表示覺悟表示懺悔的一封信吧？我還沒有折開來，我的淚早已把信面打溼了。老管家似乎沒有發覺，也許是故意裝做沒有發覺吧，却一味地在搖着頭，低低地嘆着氣呢。

我把信納在衣袋裏走了出來，脚却不自主的跑上了那條到花園裏去的路。

石頭，樹葉，尤其是那些曾給我一些沈醉顛狂的生命的如茵的草地，牠們都像不解離愁似的，和平素着沒有絲毫的兩樣。走過那口小池塘的前面，也仍舊是照我這瘦小的倒影。唉！天喲，給我這豐富生命的這一小塊園地喲，我要和你們別了。

走到那平日我同二姨太太幽會的那一塊假山石後面，我的身子不禁軟了下來，我跪下了，我懺悔了，母親！我怎樣對得住她呢？她不是以我爲是能解救她枯死了的生命之花的甘泉嗎？我懺悔，我這過去的殘暴的行爲，呵！她已經裂開了的心現在又要重新流血了。

我倚在山石上坐了，一陣陣微微帶得些寒意的秋風不停向我襲進。我連一點反抗的能力都沒有了，我像臨死的人，像受了重傷的猛獸，母親！那個時候，我止想倒在您的懷裏痛哭呢。

從衣袋裏把適才插進去的信拿了出來，我心跳了，我不忍把牠折開，我把牠揉成一團，又鋪伸了，那上面顫抖的手筆，我可想像得到那寫信人的心情，我屢次想折開，有一次竟撕去了一個角了，然而我忍不住我心的劇痛，又放下來了。

一陣履聲從我後面慢慢地聽得更清楚，我跳起來了，彷彿是有人在告訴我，說這是二姨太太來了。唉！母親！不是她是誰呵！有誰更有這悲沈的履聲呵！有誰來更值得這秋風淒厲的呼喊哩！她來了，她黑的外衣，彷彿是一層悲哀的外罩，她的臉埋在她自己的手中，頭髮蓬鬆着，她的脚步像老牧師送葬時一樣的遲緩沈滯，兩肩在不停地簌着眼淚是不難在她指縫中找到的，她向我這邊走來像是不知道我在這裏似的。

「惠芳！」我迎上去喊了她一聲，可憐，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如何會有這勇氣。

她驚惶地把手放下來，呵！那打溼了的睫毛，粘成幾根粗底插在那紅腫的眼球上，『你怎麼就來了！』她這樣問我，好像生疏了似的，遠遠地立着，眼睛望了我一下又轉向別的地方去了，在平日我們的嘴唇也許早就膠合在一起去了呢！

『我悶極了，所以就到這裏來了，我想在這裏埋葬我的快樂和悲哀，在這最後的一剎那。』我也忍不住眼淚往外攢了。

『我寫給你的信你看到了嗎？』她的眼皮不停地掙扎。

『信是收到了，但是我不忍折開來！』

『你還沒有折開來？』她驚詫地對我。

『是的。唉！我實在不忍拆開牠！我幾次撕去了牠的一角又放下來了。唉！我真對不起你，我欺騙了你，我知道那信裏只是你的眼淚吧了。』

我漸漸地走近她，她聽了我的話哭得更厲害了。我拿她的手到一塊石頭上坐

下了。她依我的胸前，我撫着她的頭髮。

「你聽見沒有，我心跳的聲音。」

「……」她只是慙動她的雙肩。

「別這樣了，這時間是多麼值得寶貴的呵！我們起來說說話吧。」

又經過一個短短的靜默，她才止淚了。樹葉子偶爾飄一兩片到我們的膝前，我拾起了一片爲她佩戴在衣鈕上。「我謹贈你這一片飄零的黃葉吧，這就是我的縮影……。」

她又哭起來了。我一邊撫着她，一邊把信拿了出來，折開了，原來裏面僅只約她在後園相見的這一回事，現在却早來了。

「我本來約你晚上的，誰知道你却早來了。」她收了淚。

「我也正想找你呢。」

「唉！好哥哥！你真的要走了嗎；」說到這裏她又想哭。

「別儘哭了，老爺看到要責問的。」

「怕他？我也要走，他管得着我？」

「別這樣吧，你也要走？你走到那裏去？」

「像你一樣地飄蕩去。」

「呵呵！你不要以為飄蕩是一件快樂的事情呀！在飄泊的途上，只有的是寂寞，悲哀。你一個女人如何能這樣呢？」

「那麼，你現在爲什麼又要再去嘗這種苦味呢？」

母親！這句話我實在找不出話來回答她了。我爲什麼還要去飄泊呢？這裏不是有了最愛我的人嗎？這裏不是誰也待我好嗎？我爲什麼要走呢？走的前途又不是十分光明，甚至連生活都沒有把握。唉！唉！母親！我爲什麼要走呵！我爲什

他瞎了

麼要去看慧的墳呵！那黃土一堆，那青草一片，值得我這大的犧牲嗎？然而，我竟決定走了，決定犧牲了。

『我同你一道去。』她伏在我胸前，臉面緊貼着我，閉着眼待我回答。

我難過極了，她這種要求我是沒有不應的餘地的。是呀！我們從前不是有過幾次偕逃的計劃？現在她同我逃走不僅是實現我們的計劃嗎？唉！可是我的勇氣呵！不知道逃到那裏去了，我同她逃走了真的能夠愛她嗎？真的能夠養活她嗎？呵呵！這不可測的前途我還忍再拖一個好好的人同去探險嗎？

我只搖搖頭。

『我決定跟你走，不這樣，我在這裏實在只有死了。我要跟你走，你到天涯，我跟你到天涯，你到海角，我跟你到海角，我一生一世都不願離開你。』

『可是，我不願意你因為我吃那樣的辛苦！』

「不，不是因爲你也是因爲我自己。」

「我對你……」

「你不是說過愛我嗎？」

「我欺騙了你！」

她哭了，此到這時才明白我欺騙了她了這一句話的意義了。呵呵！我假面具全揭開了。唉！惠芳！你如果那時有手槍你會打死我吧，如果我有時候，我自己也不會容自己呵！母親！你兒子那樣殘酷寡恩，爲了肉慾虛偽地接受了人家的純愛，爲了自私便棄了她，呵！上帝！

她哭了一陣，忽然推開了我勸步地進去了。我趕上了兩步想去拖她，但又退了下來，終於是回房來了。

老管家已經在床上轉側着嘆息了。看了我進來，也許看了我剛才哭過的眼

他瞎了

睛，也許看了我胸前那一大塊淚漬這樣問我了：

「你捨不得這裏嗎？就別走吧！」

我只搖搖頭，就自己的床沿坐下了。

「什麼時候走？」

「我想今晚就走，船倒是明天上午開。」

「既然明天才開船，那麼明天早上走也不遲，今天，天也快晚了，怎樣走得
起？」

天果然是晚了，黑色漸漸染濃了。

「過兩天，這時候我不知道在那裏飄泊呢！」

大家都嘆了一口氣。

老管家把瓶子裏的酒在吃晚飯的時候倒出來給我吃了，老爺這時從外面回來

聽說我要走特地叫人來叫我進去問了一番。並且太太還因為我走聽了老爺一陣埋怨。我想再看看二姨太太，連到了花園裏去了兩次那裏有她的影子呢？

母親！這一晚我何曾合過眼呵！

第二天我把我的行李收拾好了，我的心雖然碎了，我的眼雖然疲倦得睜不開來，但是我更要裝做愉快的樣子，眼睛也格外要比平日睜得大些。太太小姐們也較平日起得早了。

我到太太房裏去辭行。

「我走了，太太。」

「你走了？好！好！」

大小姐們陸續地來了，她們似乎都還願意和我作最後一次的晤見吧。我心裏高興又難過。我不知道十年後這家庭要變成一個什麼樣子，也許小姐們的孩子可

以把這房子充滿了。

「祝小姐們多福，多愉快！」我對着她們。

她們都掉轉頭去。二小姐甚至抬手在擦眼皮了。

——二小姐呵！祝你能夠找一個你願意的男人吧！

在房裏東談西扯了一會，爲的是等二姨太太來，但是直等到我們的話都談完了，還沒有看見她的影子，只有大丫頭紅着眼睛站在一邊。

似乎不能再談了，再等了，我辭了出來。在門外面又等了大丫頭一陣，因爲想在她口裏偵聽二姨太太的消息，但是大丫頭也老等不來。

我只得回房把行李拿了出來，到了大門口，送我的有老管家和幾個小丫頭。他們無言地圓着眼睛望我跳上車，望着車子把我拉了去，直到我看見他們了。

隨着我上了船，船，似乎就是來時的那一隻吧。河水吃嗒着，我的神經比在

家時要清楚多了。

——呵！二姨太太莫不是自殺了吧？

我總不放心她，想到這一點，我幾乎想跳上岸找她去。

船開了，黃油油地水河。不停地向兩邊分動。機輪聲使我聽了要哭，提起筆在本子上寫了一首短詩。

來也載着閒愁。

去也載着閒愁。

呵呵！你這黃黃地流水，

你這扁舟。

你們總以為事不干己！

你們總以為你們僅是馬牛！

他瞎了

他睜了

呵！我的一切全毀了，

這濃的血，這跳動的肉，

永遠留在你們的上頭！

你們是我的知交，

你們是我的仇讎，

爲什麼把我從愁之國帶來，

又把我望愁之國送去？

船呵！水呵！

你們有的載過我的靈魂，

你們有的照過我的肉體，

從此去，我永遠不再歸來！

別忘了你們可憐的朋友！

人們，受盲目的主宰支配的人們！

我和你們別了，

你們的心影永遠映在我的心裏，

任我飄流以至於死，

我都要好好地尊重着哩！

我知道你們有爲我而悲哀，

有爲我而哭泣，

但報償你們什麼呢？

除了眼淚！

別儘傷心了，被我戳傷的人！

他 瞎 了

他瞎了

你們將是我特別記憶的，

在我生命裏。

別了，就這樣別了。

人生是夢呵！在夢中不需要我們清醒。

漸漸地在我自己讀詩聲中閉上我昨夜沒有閉過的眼睛，等到醒來，已經是下午兩點多鐘了，搭客們互相談論，我一個人像木偶一樣在呆呆地坐着，腦筋裏思潮一起一伏。

我想到慧的墳這個時候也許正爲這沒有力的太陽照着吧，唉！不想我和她竟沒有重見的機會了，還記得病的時候她的手按着我燒熱的額頭，從她的手指上使我感到她心的跳動。『呵！去吧努力尋求去吧！』這種聲音現在還留在耳裏。唉！誰知今日呵，已經無法再睹她的音容，她的音容已經深深地埋葬在一抔黃土

了。朋友的信上告訴我，說她臨死的時候，還喊着我的名字呢！還喊着「我親愛的民！」呢！到這最後的剎那你才有勇氣吐出你胸中蘊積着的嗎？慧呵！你是你自己的思想的犧牲者，你最後勇氣不足以挽救你自己呵！我又想到她的丈夫那個乾瘦的男子也許這個時候正抱着他新太太在吻着吧！唉！我自己追悔我當時爲什麼不挾迫慧和我一道逃走，我爲什麼要做那樣地一個無抵抗的弱者，不然，也許慧這個時候還健在呢！我也許不會流至W縣來再飲這悲哀之酒了。

母親！我這個時候想到你了，我追悔，我追悔當初不應該拋了您一個人出來，社會是盛不住你的理想的一個腐舊東西，久在和牠接觸的人就要爲牠薰得頭痛了。我初出來的時候，我的志趣，我的興會，誰說沒有一男兒提劍出鄉岡，不得功名誓不還。」之概呢？唉！但是我離開你們的懷抱了，我的身體就無形地被人家刺得流血了。直到現在我的血差不多流盡了。我爲什麼要離開

您呵！

這以後還不知道要流到那裏去呢！好吧，這殘餘的生命就讓牠自由地前進吧！

W縣早就連影子都望不見了。然而我腦子裏仍舊嵌得有韃：我記得那些狹狹的街，我更記得那一椽大的房子，這些恐怕是我永遠永遠不會忘記的了。

船走了一天一晚第二天的早上就到了A地了。上得岸來，我的心痛了，一切都沒有變更，街上熙熙攘攘地人仍舊是和去時的一樣。呵！他們不知道慧死了吧，他們不知道有一個傷心的游子重投到這裏來了吧。

昏惘地被一個旅館接客的扯到他旅館裏去了，休息了一會，我就想去看慧的墳，問了茶房到西鄉的路徑。吃過了飯，就離開旅館向問明白了的路走去，在路上買了一束花，買了一瓶酒，花是慧平日最愛的紫羅蘭，酒是我和她兩個人平日

最喜歡吃的酒，唉！坐在她的墳上去痛飲吧。

出了西城，房屋由繁而稀，由瓦屋而草屋了。帶着殘青的樹和草，留在濃迷的煙霧裏，分外地淒切，再前走就可以看得見一些凌亂地荒塚了，我的頭腦不禁昏亂起來，朋友的信只告訴了我說慧葬在西城外，並沒有告訴我葬在西城的那一段，他這封信是從N埠發的，他知道慧死消息，也是從在N埠讀書的慧的朋友得知的，我還應該感謝他呢，別的朋友有誰會記得把這消息告訴在人家做僕人的你，更有誰留心到葬在西城外的這一點呢？然而，我開始徬徨起來了，要在這許多這無數的荒塚中我尋她的一個嗎？找吧，非找不可！

於是，我從那條黃泥的大路上走到兩旁墳地來了，一陣青草特有地氣息觸到我的鼻子，我不禁流起淚來！呵！慧呵！何處是埋葬你的墳呢？何處是藏了你的笑，你的淚的土堆呢？你知道吧，現在你的愛人在這徘徊着呢，他是從好遠好

遠地特地來哭你的。慧呵！你也應該讓你的愛人匍匐在你面前吻吻你墳頭的青草吧。

我挨次前進，許多新墳舊墳也都挨次躍入了我的眼簾，唉！那裏有她的那一方黃土呵！慧，你不是拒絕吧，這個時候你還要避免人家的譏評嗎？

一個老年的太太從那邊走了過來，我走上去迎着她，她看了我的樣子嚇了一大跳。

『老太太！請問你一聲，有個女墳叫慧芸的葬在那裏？』我說了半天才說出來。

她搖搖頭，不知道是表示她的喉嚨不能說話呢？還是不懂我的話呢？逕向她要走的路去了。我呆呆地站了一刻，直到望不見她的後影了，才仍復回到墳地裏來。

等了好一會工夫，我找尋也找尋得倦了，那邊路上又來了一位年紀四十多歲的婦人，我又上前把攔她住了。

「大嫂！請問你知道有一位叫慧芸的女墳在那裏？」

「呵！」她挨了半天才說：「什麼時候死的？」

「前一個多月。」

「那不知道。」她又要走了的樣子。

「嫂子，你想想看吧！」我近於哀求她了。

「呵！是不是一個姓黃的？害血崩症死的？」她回過頭來止步說。

我怎樣知道呢？她是害血崩症死的嗎？但是她說姓王的却對了。「對了，嫂子！請你告訴我在那裏。」

她指給了我去的方向，極其簡單地說了三個字「再往西，」就張揚地走了。

他瞎了

我沒有法只得依照她說的「再往西，」每一個石碑我都留意過了，一直往西下去好遠，一直到太陽收斂了牠的光芒，一直到黑色迷蒙了一切，她的墳却始終找不到。

我恨極了，我痛哭了。慧呵！你連這一點都不能使我如願嗎？你連你墳頭上的小草都捨不得讓我折一根讓我永遠地佩戴嗎？

我把帶去的酒打了開來。紫羅蘭經過我一天的擁抱差不多憔悴以死了。我把酒瓶的口對着我的口咕嚕咕嚕地喝着，緊緊地抱着那一束花，算是我的慧吧。慧呵！我現在已經抱着你呀！我現在已經在熱烈地吻着你呀！

腦子更昏亂了，就倒在地上。幾根還掛着綠葉的樹，用牠的陰影來護住我的身軀，在這荒僻的曠野裏，任我狂歌，任我亂喊，任我叫跳，任我哭嚎，在不知中我就倒在那裏入睡了。

我彷彿看見慧從那樹林子走了出來，她和平日一樣穿着那青色的衣服。她走到我的眼前哇地一聲哭了，我還不敢認她，我還以為她丈夫在她身後跟着。但是看了她那可憐的蒼白的臉，我忍不住把她抱了。她在我懷中嚶嚶泣，我也無言地撫着她。

「慧！聽說你病了，現在可全好了？」還是我先開口。

她抬起了伏在我胸前的頭，淚珠如織在流着。「我已經好了。但是，好了，不是比死更苦嗎？我的丈夫他一天比一天不了解我，我懷戀你的權利到後來都被剝奪了。」

「唉！我爲你不知道受盡了多少苦辛呵！」

我們又相擁抱，談了一些別後的事情。

「你嘗嘗這淚水的味道吧！我自己也不知道牠的味了，並且我自己也嘗得夠

他瞎了

了，現在只希望你能夠嘗到一滴一點我就可以死去了。」她仰着頭望了我。

我真的抹了她一些淚水塞在口裏，也沒有什麼味道。可是她又說了，並且還掙脫了我的擁抱『夠了！我的希望達到了！』她風一樣地跑上來狂吻了我的嘴唇，舐了我一些還沒乾去的眼淚，又風一樣地離開我去。『我現在可以死了，我要死去了。』

我趕上想去捉她！嘴裏不住地喊着：『你死？慧！我們一道死吧，來呀！我們一同往極樂的天堂去舞蹈去呀！』

但是她直不理，一轉眼就跑到那邊樹林子前站了，她像是在哭也像在笑。

『我死了，我去死了。』

我忙跑上想去拖她走近樹林子時，有好些可怕的面目在晃搖着。其中一個我的確認得是她的丈夫，我一怔，她的影子就不見了。我氣極了，那些面目仍在那

裏搖晃，我不禁舉起在我手中的酒瓶向他們打去。「嘩唧」一聲，她丈夫的那一個面目確讓我打得鮮血直流了，隨即好些怪物向我奔來，我的腳像是被他們捉着了。用力一蹬……

酒瓶子倒在地上，沒有喝完的半瓶酒把草地打溼了，我的夢也醒了。天色已經全黑了，蕭蕭地落木聲裏像是夾得有鬼哭和獸嘯的成分。一切都在黑寂裏，只遠遠地有一點兒紅色的亮光。沒有力的秋蟲的哀鳴，更點綴了這一幅圖畫的淒冷。我身上也感到寒意了。但是這時候想也不能回城去了。想想剛才的夢，又回頭向那邊那樹林子望了一回，不禁在恐懼的情緒中又增加一份悲哀了。紫羅蘭仍舊在懷中，從地上摸起了酒瓶。逗在口裏又喝了一些沒有倒盡的酒，身上漸漸地暖起來了。

我站起來，跳了一會，直向樹林子奔去，彷彿那些鬼臉仍在那裏留着，我遲

疑了一會，爲了要尋找慧的原故，終於進去了。

林子裏暗得怕人，入睡的鳥爲我的脚步驚醒了在枝上掙扎着。唉！我東竄西闖地把全林子走遍了，何處有慧的影子呢？

又感到寒冷了，而且，肚子也作起怪來，這時候一些特別奇怪的聲音，接一連二地攢入我耳鼓裏來。我沒有法只有靠在一根樹上把頭蒙着。

彷彿我仍舊回到了W縣，再回到了劉家。走近大門就聽見一陣哭聲，小阿英穿着白衣正在門口望着鄰家的小姑娘踢着毽子，看見我回來了，她幾乎失措起來，又想進去報信，又想來抱我！結果是呆呆地望着我了。我走近她撫着她的小辮子，『知道嗎？哥哥回來了。』她一點也不笑反而哭了，哭着向屋裏跑了，我跟着她進來，一看，一切都還和從前沒有兩樣，不過庭院裏兩顆梧桐樹的落葉像是沒有人掃積成很厚了。一陣悠悠地哭聲，那哭聲我辨得出來是大丫頭的喉嚨。

小阿英在前走着，我在後面跟着，大家都不作聲。

到了後進，太太似乎比較年老了。大姨太也老了。大小姐，二小姐，二姨太，金釧子，老管家吳媽，都不見了。我在太太面前請了安，哭聲停止了一會，大太太問我：「你回來了？去了這幾年！」她要哭的樣子。使我莫明其妙。去了這幾年？沒有的事吧。

「是的，又在外面流蕩了好久。」我用眼向四周望了又望。「太太，還有好些人呢老爺……」

「老爺在衙門裏還沒有回。」

「大小姐呢？」

「大小姐，唉！她出嫁了。」

「二小姐呢？」

他瞎了

這問題似乎引得她臉一紅。「她嗎？跟一個用人跑了。你走後老爺就另外找了一個跟班，你二小姐就是跟那個跟班的跑了。」

這使我頓時感到頭部沉重。呵！二小姐呵！你竟跟人跑了！「那麼大姨太呢？」

「大姨太太堂去了，仍舊在做她的生意。」她說到這裏，似乎顯出得意的樣子。

電一樣貫徹我的周身，我的心不禁跳起來了，二姨太太呢？莫不是也下堂去了。我想問，但又不敢即時開口，然而她却先說了。

「二姨太太，她，最可憐！你走後，她就死了。」

呵！她死了！她真死了！她的死，不是完全爲我嗎？我當時就昏倒了，一切都像在我眼前亂轉，耳鼓裏又繼續地聽到悠悠地哭聲。

知道有好些人把我抬進我同老管家睡的那一間房，老管家似乎睡在床上，雖然我們進去，弄得一片響，但他仍舊像睡熟了似的。他們把我放在床上就紛紛地走了。我閉了一會眼，一睜開似乎桌上又添了一盞燃着綠色火焰的油燈。我從床上爬了起來，走近老管家的床前，揭開被一看，呵！那裏是老管家，原來是一堆成人形的骷髏，我也不覺得怕，一個人拿了燈出來，直往二姨太太住的房間裏走去，經過了一些什麼地方却認不清楚，一會兒到了她的房裏了，一陣悠悠的哭聲從窗格子裏透出來，推門進去，那裏面漆黑，床上擺着一口棺材，踏板上大了頭如醉如癡地在哭着，我用腳蹴着她。

「二姨太太呢？」

她昏昏地抬起了哭腫了的臉，不言不語地只指着棺材，我明白了，二姨太太不是死了好久了嗎？這棺材裏一定是她了。我也不做聲，也不再問了，把燈放在

樣子上，爬上床去，用力把棺材蓋子揭了開來，那蓋子却隨手落在一邊了。我又下來拿了燈，再上床去，大丫頭仍舊在哭着，綠的燈焰照進那個棺材裏，二姨太太的顏色仍舊沒有變更。臉上仍舊含得有那層不哭不笑的面幕，她的頸子裏勒着一根繩子，像是吊死的。我當時什麼也不怕了，爬進棺材裏去吻她的嘴唇，奇怪，她的嘴唇像生人一樣燻熱的。我的淚一顆顆地滿在他的臉上，一滴到！她的皮膚就像吸水紙一樣吸乾了。我再摸她的手，手也像平日一樣軟如綿，在她的指縫裏找到了一張條子。就燈光打開看，上面寫着，「吾爲陳開四而死！」我不禁大聲哭起來了。頓時我自己也彷彿像死了。我心裏明白而我的手腳却軟癱地不能動了，直倒在那死屍上面。又聽到外面老爺和太太的脚步聲和談話聲，像是向這間房子走來了。忽然那坐在踏板上悠悠地哭着的大丫頭站了起來，猛力地把棺材蓋給蓋上，我想喊，也喊不出，想推，手又抬不起來。耳鼓裏只聽到嗡嗡地談話

聲，又經過一次劇烈的震動，像是這棺材已從床上抬下來了，並且在慢慢地移動了。忽然一個尖刺的聲音在喊着：『抬去燒了！抬去燒了！』我聽到了不由得驚出一身冷汗來。大聲呼喊也無人應，我急了，把頭向木板上撞去。

又從夢裏醒來，身上的汗像是仍在流着，手脚也像軟灘了似的呢！

靠着樹根自己又遐想了一會，這兩個惡夢，使我得到快感又得到恐怖。眼前一片寂黑，在寂黑中我同那枯黃了的小草一樣的渺小，用手在地上一摸，彷彿一根根細長的都像在蠕動的蛇，遠遠風吹着落葉，我又覺得那是吃人的野獸。這個時候。我求生的本能表現了，我爬到一枝樹幹上去，雖然我從來沒有經過爬樹的練習的。我的眼睛再想閉上，但是那那裏可能呢？

看着魚白色從樹尖裏透了過來，一覺醒來的鳥雀們也在唧喳了。饑餓，寒冷這時候結伴兒似的向我襲來，我爬下了樹，一不小心手臂都跌傷了。忍着痛從樹

林中走出來。起得早的老年樵夫一眼瞥見我了。他退縮了一步，而且顫着喉嚨這樣喊起來：

『你是誰？你，你是誰？』

我沒有回答他，看了他那樣子，就令我笑得沒有回答的餘地。如果我有那種心情的話，只要叫一聲，或者跳兩跳，我相信定能使他馬上逃走的。

『你是人？』他囁嚅地說。

『當然是人，不是人，難道還是鬼不成？』

『噢！』他還在打量着我。『你爲什麼這大早一個人跑到這兒來的？』

『我在這裏過了一夜。』

『你一定不是人。是的，這樹林子裏早就不清淨了。』看得出他腳幹微顫。

「我是人呀！我因為難過才跑到這林子裏來過夜，不是人還能說話嗎？」他遲疑了好久，又看到我流着血的手臂，似乎更使他驚說了。

「請問你，有一個叫慧芸的墳在那裏。」

「什麼？你爲什麼要找牠？」

「我找了一天了，從昨天找到今天，我是從好遠好遠跑來看牠的。」自己的語意又挑撥自己的悲梗了。

「沒有，沒有這個墳。我還不知道嗎？管這墓地的是我家的兒子。沒有，沒有。」他搖着頭，似乎也不再疑心我是鬼了，「但是姓什麼呢？」

「姓王的名字叫慧芸。住在東邊街上的。」

「知道了。這個！沒有，沒有，我可以包圓。沒有的。」他決絕地說完了，天色也漸漸地清明，他再仔細地看了我一會，就擡起扁担，繃起眉頭，並且

連搖着腦袋，似乎是在可憐我又猜不透我的心情似的，向前路去了。

失望，失望，我失望到極點了。是吧！或許慧的墳是用的她夫家的姓氏什麼「元配」「夫人」吧，或者這些但憑傳聞的不識字的鄉下人不清楚這回事吧。唉！可憐的慧呵！你連這一點威靈都不能顯現嗎？你連你的墳墓都不願給你最愛的人作最後之一見嗎？我這時候什麼飢餓，什麼寒冷，什麼痛苦都隨我麻木了的神經入於麻木了。呆呆地望着那太陽漸露的光芒，忽然，我自己又想着「莫非慧沒有死吧。」我的眼前又大放光明，心裏也舒暢多了。但是一想到，慧的病弱的身體，和病弱的受了傷的心靈，不是致死的要素均已具備了嗎？人是死定了，但不知道葬在何方？唉！親愛的人兒，我今後不是將永遠地帶着這顆缺陷的心到天涯海角去飄蕩嗎？

白晝已經全部來臨了。被我蹂躪了一晚的紫蘿蔔很悲慘地在那草地上睡着，

酒瓶子也無聊地睜着眼睛。我懶懶地走進林子裏來，想起昨夜的夢境，或許慧就葬在這林子裏吧！於是又在走了好些大圈，雖然裏面也有幾座土坟，但每塊石碑上都寫的都不是慧的名字。

——算了！我也應該回去了，慧呵！我今晚再來伴你吧，如果你的靈魂常在這林子裏出入的時候。

但是人好像無力似的，幾次想立起來，無奈腳幹像是不屬我自己的了。又了無頭緒地胡思亂想了一陣，適才的夢境不住地在腦海裏轉旋。飢餓又從新襲進來，我決心了，決心回旅店裏去了，霍地一聲從地上跳起來。

正要走出林子，回頭一看，那可憐地被棄的紫蘿蘭像是在低低的哭泣，她的哭聲又把我的脚跟勾住了。我又回過身，把她拾了起來，看她的身上，沾着一些像淚珠兒的露滴，我自己一摸自己的衣服，也就溼潤潤的了。蹲下身來，掃攏了

一些枯敗的落葉，把她輕輕地掩蓋了。

——花呵！你在這裏留着吧，你在這裏招引最愛你的主人的魂魄吧。等一會我就來陪你的。

花似乎很純良，那一幅淒慘的面目固然爲那些枯枝敗葉所掩蓋了，就是她適才低低的哭聲似乎也停止了。我站在她面前立了一會，才走出林子來，認清了歸路，走向城中去。

腦子有點昏，看着那兩邊過往的行人活像走馬燈一樣，那些屋子也像在那裏搖晃。

到了旅館裏，茶房看了我的神色，本來想問問我昨夜的行蹤的嘴，張開却又閉上了。我走到我的房間，埋頭就睡，但是等到預備醒的時候，却偏生不能睡了。眼睛睜得比不睡還要大些，看着那黃色的太陽在蒸晒這死的宇宙，外面這時

候其他的住客起了身來，一遍喧嘩的談話聲從那些不顧別人的人們口中聯珠似的彈出來，更外引起我的煩燥，後院的啼鷄也仍舊在有一聲無一聲唱着，我只感到腦筋的疼痛和遍身不適，同時淫淫地汗把我一身衣服都汗透了。

茶房拿了面水進來，又把飯菜給端了放在桌上，本來久就餓了。但現在一聞到飯的香氣，就不禁感到飽塞了。勉強起來洗了一個臉。重復睡到床上去，茶房看了我這樣子，假關心似的悄悄地把碗收了去。

在床上還是不能入睡，腦筋不停地在思索一些問題。

——紫蘿蘭到底怎樣了哪！

——爲什麼慧的墳西門外沒有呢？朋友記錯了嗎？或許是她沒有死吧！

——母親呢！還是回去看一看吧！……你有臉？寧死也不回去呀！

不知在什麼時間我睡了一刻，醒來的時候，窗外的太陽已經換了一些淒淒地

的點滴了。我床前站着旅店裏的老板，還同了一個年紀大的人，他們正在唧咕着？見我醒了。那店老板即刻說：

「醒了，看。」

「別嚷！」那老年順着屁股坐到我床沿上來。「是有病的樣子。」

我心裏明白，但是我喉嚨像說不出話來，頭腦如車轉般地痛。我知道我是病了。

窗外的雨聲，我也可以聽得很清楚，最使我着急的，那紫蘿蘭的幕莫要被雨給沖了。

我的手給老年人握了好幾次，一刻他就離開床了，只有那茶房很淒切地對我做了一個鬼臉。

他們在窗子前談論。

「什麼病？」是店老板的聲音。

「傷心過度，再受了寒。」是老年人的喉嚨。

「不要緊吧。」

「受了寒倒容易好，倒有藥可治；可是傷了的心就成大問題了，除非自己寬解。」

許多眼光都向我這邊射來，意思是說，這個人有什麼傷心事呢？接着又聽到一陣磨墨聲——一陣很粗暴的遽急的磨墨聲——夾着哼聲裏迸出些像「甘草」「柑子」這一類的名詞。

店老板又走近床來。唉！母親！他臉上放射着的慈愛的光芒，使我幾乎流淚了。他和藹地問着我：『你昨夜晚到那裏去來？你知道你病了嗎？』

我點着頭，我非常地清楚，昨夜我不是一個人在樹林子裏度過一夜嗎？我儘

他瞎了

點着頭。

「你從那裏來的呢？……」

「從W縣昨日早班船到的。」茶房趁勢說，「昨日來的時候，那神色就不好看了。」

「呵！你在這裏有親戚嗎？你跑來預備幹什麼呢！」

我搖着頭，我非常地清楚，除掉找着了慧的墳以外，我那裏還有親戚朋友，除了來看慧的墳以外，我到A埠來做什麼呢？我儘搖着頭。

老板看我只能用搖頭點頭來代表回答，直以爲我病的太厲害了。又安慰了幾句，他的聲音像音樂，他的聲音像您和慧的聲音，我平素最討厭人家安慰的，現在我不禁流淚了。他隨着就走出房去，臨行還吩咐茶房好好地照應我。

我並不是不能說話，我的病也還沒有到那步田地。但是我願從此不開口了，

也沒有開口的勇氣了。

過了一會，茶房把煎好了的藥端了進來，想起老板那副和藹的面容，我不禁接了碗咕嚕咕嚕地一口喝下。茶房在旁邊都不禁詫異了。

「苦嗎？」他問我。

「甜呢！」我終於是開口了。

「我不信。」

「雨還在下嗎？」

「在下。不過小一點吧了。」

茶房去了，我就想爬了起來，我想到西門外去看看那紫羅蘭的墳墓去。但是，足尖剛一點地，我的身子不由得又倒下了。

——莫被雨給衝跑了！若是慧的魂魄被她招了來，那不是要害她久等嗎？

他瞎了

恰巧老板又來看我。去，想是不可能的了。

光陰又在我眼前跑了一個圈子，黑夜又偷偷地上來。茶房爲我點了一盞燈。在薄暮裏吐着紅色的光亮，外面的喧聲似乎也隨天色沉黯下來，但是愈清靜一切響動愈聽得清楚，甚至連廚房的夥計收碗在我房前走過碗兒碰着的聲悉都可聽得到。不用說瀟瀟的兩響更是不間斷地攢入我耳鼓裏了。

忽然在靜的空氣裏抖出一般胡琴的鳴鳴聲，這種聲音是從我後一個房裏發出來的，接着又夾進一些顫動的歌喉，牠們把我腦筋裏的零亂的思想倒排去了不少。

倚在枕上，就隨着那聲音走入了睡鄉。

一覺醒來，死寂的空氣就昭示了我是夜深了。一些粗厲的鼾聲，呼呼地從四壁射出來，燈還是發着黃色的光，外面的雨怕是停了吧。我腦筋感到微微疼痛，

再睡怕是不可能的了，只得靠在枕上望望窗子望望這蕭然地四壁。不禁又想我們自己家裏和紫蘿蘭的墳了。隨着自己又爬了起來，打開箱子把朋友寫給我和慧平日寫給我信一束給拿到床上，又把燈移近了，一個人就着燈光讀起來。唉！母親！如果我沒有這種貽留下來的東西也就好了，往日的熱情，死去的生命如果不留在這些短短的紙套裏也就好了！我怎樣能遏止我眼淚的迸溢呢？

腦子像車攪一樣，慧的秀美的字迹，挑逗人發狂的熱烈的詞句，一個個，一句句在我眼前飛耀的過去，我只呆呆地望着牠們，呆呆地一顆顆地熱淚滴到牠們的上面。

我又拿出在W縣的日記出來，讀了一段，就恨不得把牠撕掉，唉！可愛的可憐的二姨太呵！你這時候，還是在陪伴你不願意的人在燒煙飲酒呢？還是在一個人流着淚呢？

我渾身感到麻痺，眼前幻耀着星星地火點！自己的嘆息，聽到的而給與一點同情的還不是自己的影子嗎？

今後我將到那裏去呢？N埠雖然可以去，但是我的朋友不是要笑煞我嗎？母親！我真想在這個時候跑回家來，跑回家來永遠葬身在那青翠禾苗的影子裏，永遠插足在那黃滑的泥土裏，不再出來了，守着你老人家和幾畝可以過活的田一直到死吧。但是，母親！我沒有勇氣呵！我不敢這樣帶着這可怕的傷痕回來呵！雖然我這樣下去，精神上的創痕只有加多，但是我要找一件外套稍微遮飾遮飾。這並不是爲我自己，乃是爲的你老人家，使你老人家不只是羨慕人家有兒子的福氣。

今後我將到那裏去呢？天涯？海角？

想到天涯，想到海角，東方已經發白了。一聲的鷄啼，恍惚是一大隊人馬中

的進行曲，光亮果然被牠激起漸漸地明白了。昨夜雨過的早晨，仍帶了一種愁眉苦眼的姿態，像是還沒有哭夠似的。茶房像是受了特別的委託，好早就推門進來，和藹地面目，爲我倒了面水和茶，並且吹滅了燈。

「好了點嗎？」他過來問我是看到了我難看的面色吧，他不禁這樣驚呼起來：「呵！你昨夜晚沒有睡好嗎？」他又睜着我床上凌亂的信和日記等。

「睡好了，但是下半晚沒有入睡。」我回答他。又把日記和信收塞到枕頭下面去了。

「那是什麼東西？」他望着我塞，問我。

「這是朋友寫給我的信。」

「自己要寬解些，你又不是本地人，家又不在這裏，莫自己把自己弄糟了，你還要記起你家裏人呢？」

他瞎了

他的話句入打入我心的深處，我恨不得爬起來倒在他的懷裏痛哭一回。他又說：

「我看你樣子，像是上了女人的當的樣子，女人，真是不好惹的東西，許多地方硬要裝做假猩猩，釀成天下多少痛苦事。算了吧！莫想那些了吧！病好了，我勸你回家去，你家裏在什麼地方？」

「在H省。」我的聲音悲哽着。唉！這個時候還有他替我談話呢！不論他的猜疑，他的慰語是否恰合我的病症，但是我總感激他，他彷彿是我的親人，我的母親。到後來，我不禁流淚了。

「你能夠起來嗎？」

我勉強撐了起來，一下床，就像要倒似的，幸而他扶住了。洗了臉，人也要清爽些。本來我是沒有什麼大病的，一振作，病就像輕了一半。

等一會，慈祥的老板也來了，我真不懂這商人爲什麼例外地和善，或者是爲我有錢吧。不，我也不像是有錢的，這半年來，奴隸的生活，至少把我的骨格都給換去一半了。這蕭條的行篋，能的構成他對我特別愛護的原因嗎？或者是看我像一個學生的樣子吧。在中國士爲大的習慣是歷史賜與的。不，我從來沒有遭到這樣的奇遇。那末，什麼原因呢？連這茶房，也這樣殷殷地。

我正想着，老板似乎是知道我的心事在用一雙慈祥的眼光代替了安慰的話。唉！母親！我這時候，才賞到了同情的滋味。父親是死得很早的，在沒有死的時候，他自私的哲學支配了他一切。對於我們兒女，對於您，都落落寡恩，我從來沒有嘗到父親的愛的滋味，在現在才算是領略了，當他的手按到我額上，試探我頭部的熱度是否已經減低了的時，我的眼淚不禁從眼眶裏擠出來，他却給我揩去了，揩去了又流出來。

「別着急了，你的病已經較昨日輕了好些。」

病輕倒不一定是我希望的事。我忍不住問他爲什麼待一個陌生的人這樣和善的原因了。

「先生！我真不懂，爲什麼你這樣和善——簡直是慈愛地得待一個陌生的人呢？我也算是在外邊走的人了，所遇到的只有虛偽只有冷酷，只有欺騙，所以你這樣待我，令我不得不感激得流淚了。」

「這本來不算什麼，人類不應該互助互愛的嗎？」他微笑着。

「不然，你儘管以互助互愛待人，而你所得你仍舊是一些冷酷欺騙。」

「這固然是對的，但是我因爲自己的原故不得不這樣做下去。我也是同你的遭遇一樣——對不起，在我觀察裏妄斷了你生活的全部——也是一個人人在海飄流，飽受了風霜，飽受了苦痛。直到我來這地方，這旅社之前，我還在詛咒，

還在痛哭呢？然而，我好笑，我隨即就覺到我的作爲着實太淺薄了，人類那裏是如我們所詛咒的一樣冷酷的呢？我那時也和你一樣病倒在這旅館裏，旅館的主人是一個六十歲的老人家，從他老人家手裏，我得好些人生的甘露，我日日祈求的甘露。終於我就在這裏住下了。——我就這樣，把人家從前給與我的，我今日再給與人家。不問所得的什麼。」他臉上帶着微微地笑，剃得光光的鬍子，圓圓的眼眶，灰白了的頭髮，使我渾身像受電一樣感動。

「我沒有多的錢，……」我啞嚥地說。

「錢，沒有也不要緊。好好地治病養好了，再到N地去吧，——你不是要到N地去嗎？去了，有固定的事可做嗎？」

「沒有，要找朋友幫忙。」

「朋友？在這個年頭兒朋友都靠得住的嗎？」

他噤了。

「不然，我很相信他們。」

他又微微地笑了。

「我想明天就去吧，在這裏我非常感到不安，而且我又沒有相當的東西可以報酬你。」

「談得到報酬，沒有錢，可以記賬，等你將來再還。無論如何，是要等身體好了才走得。」

我們無言地一陣，那茶房也進來插嘴了：「對呀！無論如何先要身體好了才行。」

我自己也知道，天下也許再不有這樣和善的人，再有這樣的同情了，但是我如何能夠留在這傷心的城廓裏聽着瀟瀟地雨哭呢？

「我看，你不如……」老板想說什麼似的，却又半途截止了，注視着我的

臉。

「我不做聲。他就繼續下去了：

「我這旅館裏，現在還缺一個管賬的先生，你，看你也是讀書出身，與其到N埠去沒有一定的事可做，不如在我們這裏担任了吧。」老板終於說出他想說的話來了。

在這裏管賬嗎？還是到N埠去呢？這裏吧，一切太使我傷心了，怎樣能住得下去呢？N埠去吧，我實在沒有再飄泊的勇氣了，兩種思想在腦裏作戰起來。

「決定吧，這裏雖小，但是我相信拿我相互愛的精神或許也能夠醫治你的創痕，而且隨時你找到更好的事情，隨時你可以到別的地方去。」

「對呀！留下吧，在這裏和我們在一起。」茶房又插口。

我望着他們的臉，他們的臉一點也沒有再變更。適才的慈祥的微笑，和誠懇

他瞎了

一一一

的目光，仍舊留在上面。我的心不禁動了。

留在這裏吧，這一時。飄泊，實在沒有勇氣了。

終於爲他們誠懇的音調，我答應了。他們非常高興。

母親！你猜想不到吧，這時候，你兒子又充當一個小旅館的賬房了。

病經過他們的調護，在兩天後就全好了，於是我做了這裏的賬房。

偶爾到西門外去找找我前次埋葬的紫羅蘭，不知在什麼時候失去了。甚至連

枯了的瓣葉都找不到了。但是，我每天總得到西門外去跑一回，有時直到好晚才

轉來，慧的墳始終還是沒有找着，野外的風却一天一天寒了。

我從此就常常病，老板也始終不變更或減少他臉上的笑容。

隨後我知道這店老板的故事。

店老板，以前也是一個以四海爲家的飄泊者，那一年，——他二十五歲的那

一年，現在他已經是五十四歲的人了。——他流到這病棧裏，貧與病終天地守着，使他感到好幾次想自殺，但這旅舍的主人却非常愛惜他，把藥液和自己的女兒醫好了他的病，牢住了他飄泊的心，他隨就在這裏住下了。

——他莫是想也來牢籠我這飄泊的心吧！

不，我還是要去繼續我飄泊的生活，不用痛苦顛連來鞭撻我的肉身，那我的精神也許要更難過。這是必然地，一個人到了一切都失望的時候，煙，酒，這些戕殺人命的東西，都是他的至友了。母親！不瞞你老人家，這些我都成了嗜好了，成了每天都不可少的嗜好了。但是我還感到這些東西力量不夠，我還要去繼續飄泊，繼續尋求大的刺激，

到晚上，事情做完了，一個人常常跑到我從在裏面教過書的小學校門前徘徊。唉！我曾經在這裏作過美夢呵！屋宇和從前的沒有兩樣，在裏面出來的一隊隊的

學生，偶爾轉看小眼睛對呆站門口穿着油膩的衣服的我望着。他們不知道我就是他們的先生了。幾次排陣想到裏去看看，去看看那架子上的菊花凋謝了沒有，去看看那我同慧親手栽在校園裏松枝已經成陰了沒有？去看看我們同坐過的石頭已經溶了沒有？但是幾次提起脚步却又收住了。在街上徘徊，可憐地獨自在街上徘徊，有幾回獨自跑到我同慧吃過飯的館子裏，去痛飲着酒，我坐在從前慧坐的位子上，假如沒有那個位子，我寧可坐着等牠出來，並且叫茶房擺兩個人的杯筷，醉了的時候，幾乎會同那一幅空的杯筷說起話來，茶房帶着驚奇的眼光在一旁看着，以爲我瘋了。而我倒因此得到好些安慰。

每次總帶着醉和悲憤回來

老板和其他的同事，時常逼問我飄流到這裏來的原因，並且問我傷心的緣起，我總扯謊給他們聽。在那裏，我差不多是一個主要的人，他們都奉我爲學問

家，表示莫大的尊敬，尤其是老板生怕我離開他，連我寫信他都要問，其實我寫的信，往往是寫好又扯掉了的。

老板奶奶年紀也有四十幾了。和老板一樣地和藹，他們有兩個兒子，一個七歲的小女兒，大兒子到S埠去了，二兒子却在讀書，女兒也能夠幫助她媽媽料理料理雜事了。他們家庭裏充滿了融和，快樂，起初我真想久留在這裏了。

但是，新的刺激又逗起我靜甯的血滔滔了。

那一天傍晚，我抽空跑到那所小學校的門口來，去之前，我換了一件比較乾淨的長衣，洗了一個長時間的臉，老板奶奶還笑着說我是要去會情人去呢？唉！其實，她如果會觀察顏色，她也不會說那個令我喪沮的話了。我是下了決心要去問問那個門房關於慧的死事的，我是下了決心要去看看那曾經溫馨過我全生命的屋宇，花園的。走出了店門，我心裏異樣的難過，恍惚我全身的血都在翻沸

似的。

到了學校門口，一硬頭皮走進了大門，壁上貼着的「司令部」的告示，仍舊和從前一樣。我遲疑了一回終於是踏進了第二重門了。門房果然仍舊是那個叫「阿二」的老門房，這兩年不到的歲月，於他似乎沒有多少妨礙，他的鬚子也並不比從前白得多些，他臉上的縐文也不比從前密些。這時候，正是他安息的時候，抱着一支水煙袋，一陣咕嚕咕嚕地水響，他鼻子裏照例吐出一溜或兩溜青煙，這是我習慣了的，每當我們在散過課攜手同出去走過他房前的時候，總看見他這安逸的神情。唉！這如今我是重到這裏來了，而來的僅是我一個人，並且，我的心也不是從前的心了。

我咳了一聲嗽，他緩緩地抬起他昏花——不，他從前並不十分昏花的——的老眼對我看來，這頓時使他放下水煙袋，並且站了起來，本來，一去就沒有消息

的故人，在突然重見的時候，該如何地驚喜。但是又不敢十分確定，抬起手在眼皮上揉了一陣之後才說出話來：

「你是趙先生嗎？」

我爲沈深的悲哀嚥得說不出話來，只圓着眼珠望着他老人家繻紋滿壘的面孔，這倒使他懷疑起來了。

「你找……找誰？」

我只搖着頭，自己也不知道眼淚出來了沒有。他更懷疑了，惟其是他那種懷疑的態度，更使我說不出話來

「你不是……」

「是呀！阿二，你老人家不認得我了？」我半天才說出這一句。

這使他放了心，是可以從他臉上笑看得出來的。他邀我到他房裏去坐，這是

他瞎了

不希奇的，當我在這學校裏的時候，時常到他房裏來玩，因為他房裏來玩是別的教員所不爲的事，所以構成了我們特殊的友誼。我走進了他房門，一切佈置在老人家手裏是永遠安定了的，床仍舊是在西邊，壁上還是挂了那四幅狸貓換太子的條畫，不過顏色確乎是比前舊了。桌子在床的對面東邊窗子下，擺着的仍舊是那把缺了嘴的茶壺，新的陳設僅是那一個三砲台的煙罐子吧了。

他對我周身打量了一回，我知道，他喜的情緒蓋過了他悲的情緒了。母親！這老人家，他也是強烈的的愛我者，從前在這裏的時候，他愛我，甚至像愛他的死去的兒子。他對我有強烈的希望，他希望我做官，希望我結婚生子，唉！現在假如他知道我是在一家小客棧裏充當管賬時，我不知道他要如何地傷心，如何地失望，幸而，我今日還是穿的一件新衣服。

「你這兩年到那裏去了？」他坐下來問我。

「到W縣去過來。」

「有什麼好差事？」

「噢！……在朋友家裏教書。」

「這回總弄着幾個錢吧。」

「那裏弄錢！」我感到眼皮一陣酸漲，馬上低下頭來。

「客氣，客氣。」他笑着自己捧起了水煙袋，又笑着說：「沒學會吃煙吧。」

「可以吃就是了。」其實我那裏僅只可以吃，簡直是非吃不可了。

「那末吃吃袋水煙看？」他遞了煙袋過來。

我接了，吃着，這時候嗜好已不容我自己有抉擇的餘地了。

「怎樣？從前你不是煙酒絕不沾唇的嗎？」

他瞎了

我不禁惘然，想起從前，我偶爾接過朋友遞來的煙捲或酒杯的時候，懸在旁邊一定要望我一眼，而我也乖巧地放下，推說「不會」了。唉！如今那裏還有愛我怕我因煙酒致戕害身體的人，我的酒煙又那得不吃上癮呢？我遲遲地說：「近來全學會了。」

他看了我的樣子也感到驚奇。「王小姐近來你也常有來往嗎？」
這恍惚像電觸一樣，我周身震撼起來，幾乎倒在床上了！「王小姐不是死了嗎？」

「死了？」他詫異得厲害。「什麼時候死的？前一個月我還看到她。」
我一躍起來，發狂地跑向前把他抱着。他幾乎嚇得戰起來了。

「我問你……她還沒有死……死嗎？」我音帶顫動着。

「我前前……月還看見她的。」

我不禁舉手加額地跳起來。『慧呵！你好殘酷，你騙我說你死了嗎？是了，你一定是爲了要減輕我的痛苦才說死了吧！但是，你不知道這不是恰恰增加我的痛苦嗎？天下有你在，我還可以說爲了你生而生，你說你死了，不是早促我死嗎？』
『慧呵！你尙在人間，你尙在人間，你忍心騙你的愛人嗎？你真忍心哩！』

我一味地想着，那老人家倒莫明其所以起來，也許是我的失錯的神經和昏憊了的知覺給他一個非凡的恐懼吧！他已經把我抱在他懷裏了，等到我神思清醒的時候，我已經睡倒在他床上。

『阿二，她現在在那裏呢？』

『聽說，她們要到S埠去。你應該知道，王先生的丈夫最近做了S埠的市長手下的一個官呢？』

『呵呵！她們到S埠去了？』

他瞎了

他瞎了

一三二

「是呀！」

「什麼時候去的，你知道嗎？」

「不知道，只曉得他們要去就是了，不過我方才還說過，前月還遇見過她。」

「王小姐現在怎樣了？人還是和從前一樣地好？」

「喲！比從前胖了好些呢！最近又添了一個孩子，——你不知道嗎？前回她看了我，我問她關於你的消息，她却什麼也沒有回答我呢！」

我簡直沒有心腸聽其他的一些，聽到她胖了，並且有了孩子了這一句，就發我悲痛以至昏沈了。唉！母親！我在W縣的時候還天天在爲她祈禱呢！祈禱她的身體一天天好，祈禱她能發找尋快樂，我情願我身上的肉移到她的身上，我情願把我的血全數給她。每回接到她給我信或朋友給我的信關於報告她病狀的時

候，我總是要痛哭，總是要在二姨太太身上發洩和狂飲着酒，狂抽着煙，好像摧殘了我自己就是救了她呢。唉！誰知道，那些消息都是假的，她那裏病，她不是胖了嗎？她不是有了孩子嗎？朋友們不惜拿那種噩耗使我瘋狂，使我一個人在西域外受盡了好些風霜淒苦。唉！我詛咒，我詛咒這些好人！我詛咒這些自命爲做好事的人！

「喲！趙先生，怎樣了？」一隻手在搖着我，並且耳旁有這樣一個聲音，我舉起手去揉揉眼皮，隨着許多液體就把我的手給打濕了。我不禁嗚嗚咽咽地哭了出來。

老人家不懂這內容，只站在一旁呆着眼看着。

「他們住在什麼地方？」我突然立了起來問着。

「還不是從前住的地方？」

他瞎了

「真的？」

「自然真的，——但是先生你爲什麼這樣錯亂失常呢？」

「老人家你不曉得，但也不用曉得吧！我去了，我要去找她了。」

我狂奔地跑了出來，老人家緩緩地追到他自己的房門口。一邊叫着：「先生，你再來玩吧！你住在什麼地方？」然而，我已走遠了，直沒有理會。

一路向她住的那條路上奔去，我心裏不住地顫動，還是去看看她呢？看看她又說一些什麼話呢？去看她是不是要引起她的悲感並且還打破她的幸福嗎？那末，不去吧。但是，我要去看她，我要去看看她的孩子，去看看她的孩子。我的脚步時而停滯，時而急奔，走錯好幾條街，才到了那我從前來過幾次的門首。

——進去吧，勇敢些！

我大踏步走上前去，門是開着的，走進去，寂靜得沒有一個人，客堂上陳列

的傢具在我模糊的記憶裏似乎認得還是從前的。

「有人在嗎？」我大聲問着。

過了好半天，才有一個捲着袖子似乎正從洗衣盆邊離開的女人出來，他尖着喉嚨問我「你是找誰的？」

「王慧芸小姐在家嗎？」我急切地問着她。

「你是誰？」她不回答我，却先問我這一句。

「我是從W縣來的。慧芸小姐在家嗎？」

「她同我家老爺一道上S埠去了。」

「去……去了好久？」我急切地問着。

「去了有一星期了。」

我什麼也沒有說的走了出來，那女用人走上前關上了大門，驚奇地望了我一

眼就進去了。

我一路彳亍着回去。幾回走到了「此路不通」的小巷子裏來。

到了家裏——客棧裏。老板奶奶正在忙着燒他的夜飯，火光映着她慈祥的臉，令我癡立了一回。等了一刻老板也從外面回來，他帶了一瓶上好的酒，見着我就說。

「今晚再來喝一個痛快吧！昨晚的酒也少，菜也少，今天我已經叫他們弄了一個大雞，和一尾大魚呢！」他笑容滿面地舉起他手裏的酒。

我點了點頭。老板奶奶却插進來帶笑着說：「今天T先生不知道是從那裏受了氣回來了，一進屋就唉聲嘆氣的，連臉色也變了。或許是去會情人沒有會到吧。」

老板幾個哈哈裏，我却掉了幾滴眼淚，終於是隨着他們微笑了。

到吃飯的時候好，年輕的茶房也被約了進來，我和老板，老板奶奶，他們的第二個兒子，和小女兒都在一桌，我平素是最愛說話的，但是到現在，却一言不發地只舉起酒杯接近嘴唇，他們也像爲我這悲哀所感染了，老板只「答答」嘴唇皮似乎在讚美這酒的味道，老板奶奶却一味地在爲我填滿我前面的空杯。

「明天我要到S埠去！」我突然說了這一句。

大家都爲這句話停了杯。小茶房臉看去像青了。老板奶奶似乎有先見之明，不住地點了點頭。

「爲什麼，這裏不適意嗎？招待得不好嗎？」老板急忙地問。

「不是，我真感激你們呢！還談得到什麼招待不招待。不過，我現在如果不到埠去一下，我的生活就不得安寧，就不能夠活命。」

「爲什麼？一定是先生有了好事了。」小茶房插嘴說。

他瞎了

『如果因爲有好事而拋棄你們，那我就是狗，是猪，不是人類。』我急得賭咒，已經是帶得些醉意了。

『言重了！』老板進來圓轉。他又回過頭來對着茶房：『講話沒有輕重。』

『是的，這本來有可疑的地方，但是我絕對不會這樣幹。你們這樣招待我好，如果不是你們我也許早就死了呢？就是有再好的職業也就死了呢？因爲我到A埠來完全是爲了一件個人傷心的事情本來是要自殺的，但是得到你們至誠的友情的舒蘇，使我又願意活起來。今天出去，我又得到另外一個大的刺激了，我不能不離開A埠，不然，我就會自殺。』我說了一大篇大家都有點淒然，小孩子們也因爲大人的淒然，規規矩矩地放下了筷子。

『什麼事呢？能夠讓我們明白嗎？』老板問。

『這你們也不用知道吧，知道了你們又爲我落幾點淚水，我總不忘記你們就

是了。

『那末，我們也無法來阻止你』

大家又舉起杯來，老板爲我倒了一滿杯酒。我喝了。他苦笑着說：『今天不啻爲你踐行呢！』老板奶奶仍舊像先知似的點了點頭。

吃過飯，我回自己的房裏來，清檢那簡單的行李，打開自己那口箱子自到A埠來，沒有打開過的。日記，破書仍舊死死地睡在裏邊，翻開那本維特看了看貼在那封面裏的慧的肖像，瘦瘦的臉兒，現在也許變成一個母性的模型，也許給孩子磨折得不成一個樣子了。往日那明媚的秋波，也許今日只射着帶哭的無力的光芒了，她的音調也許沙啞了。她不是胖了嗎？胖了，那柳腰的丰韻一定是銷失了，她的心裏也許沒有忘記我吧，她怕痛苦，同時也怕社會的譏諷，就決定犧牲自己了，這胖了，這孩子不就是她犧牲自己的實證嗎？我永遠地愛她，無論她再

他瞎了

胖，無論她再做十個孩子的母親！我對他的愛永遠是不會爲那些東西刼奪去去的。想了一會，索然地把書合上了，燈光在跳動跳動，似乎在同情我這負者吧。又翻開了一本書，您老人家的肖像，也在那裏貼着。這更令我無言，母親！我恍惚看到那肖像中的您，在爲我流淚呢！在低低地叫喚着『別着了涼哪，』呢！不忍久看又放了下來，在那箱子裏隨意翻了一回，唉！母親！我發現了，發現了，在箱角裏塞着的一個小紙包，這分明不是我自己的，那紙包的顏色是粉紅的，那樣鮮豔的顏色，除掉從前，現在確不會見過呢！我帶着幾分驚恐，幾分好奇把牠揀了出來，迅速地折開了，裏面包着三十元的鈔票，和一張像片，還有一封信呢！先打開相片，嚇，母親！那木然坐在裏面的不是那可憐的二姨太太嗎？再折開信看，裏面寫着幾個紅字。『君去，我等於無形死矣！備三十元，以防不時之須。海角天涯，望勿忘此薄命人念君之心也。』我捏着信和鈔票，癡了一會，唉！

二姨太太！我對不住你呵！我同你並沒發生愛，你只是供給我洩慾洩憤的一架機器吧了。難道愛，定要肉體關係來維繫嗎？酒在我腹中作起怪來，當晚就倒在床上蒙頭睡了。在夢中又像看見二姨太太在一個人幽幽地哭。

第二天，我決定先到N埠，然後再到S埠去，她給我的三十元，我分了十五塊給老板，她們推辭再三才接受了，但是接到了之後，他們對我倒生疏起來，是了，金錢這東西是可以劫奪一切真情和人性的。我不禁有點後悔了。

下午，我上了船，老板親自送我，父親一樣慈和的面目，我不禁有點捨不得他了。

「時常寫信來！」

「是！記挂你們的孩子！」

他談了一會就走了，船把貨物裝完了就開頭，機聲同我從H埠來時的一樣。

他走了

冬大的景象，分外地淒涼。一切都枯蒿地呈着死色，艙裏蘊着的絲煙和人口裏吐出來的臭氣，逼得我非得到外面來不可，然而外面的江風又豈是容易接受的呢？我穿着一件薄薄的棉袍，攏手在袖筒裏，身上像潑冷水一樣的一陣寒，一陣噤，噢！在這個時候，我不禁想起在家時節，穿着父親遺留下來的改成的皮衣了，那多麼煖呀，我穿着在雪地裏築着雪人，也不覺着冷呢！是吧，和我一道地一道長大的春生民和……們，他們都已經娶妻，並且做了父親吧。

我這次到N埠去只想耽擱一天，見見我的老同學吳君，隨即就到S埠去，看看慧芸，我就要幹什麼都可以了，不一定我到北方去入伍呢？因為北方的當局正招着兵。也不一定再到……現在也說不了這樣，也說不定這些，母親！你希望你兒子回來嗎？我不能呵！你詛咒這不孝的東西吧。

船走了一天兩晚，到了N埠的碼頭，我自己提了箱子走下船來，這令人懷想

幾年的古都就全部給我看到了，呵！一切那有理想中的甜蜜呵！街上中式和西式的房屋比並着分外地顯得不調和，如今是新世界了，新的政治，到處都顯露着新的表徵，雖然那古老的都城裏古老了的民族根本不會隨着新，但是他們至少像着了一件新的衣裳一樣，多少總帶得點欣慰愉快的顏色。據說這幾天，正是某個年輕的官吏鋪排他結婚的時候，本來，在這辰光，不還是年青人的世界嗎？不更是年輕的曾爲國家努過力的人的世界嗎？應該的，國事已經抵定了，革命已經完成了，正是我們這班青年享樂的時代了，唉！母親！可惜您的兒子沒有這大的福氣，您的兒子已經老了，——至少心已經老了。回想當年你老人家期望一個媳婦的熱情，今日我親自參與了這盛大的佳舉，看了這少年夫婦在這軍警敬禮下的笑容，我不禁要爲您哭呢！母親！失望，永遠失望嚕！

我叫了車子直到我朋友吳君的處所來，沒進門，吳君却同一個年輕的女子出

他瞎了

一四四

來了，他似乎不認得我了，本來，他的腦筋裏或許以爲我還在W縣吧！而且我們不會面已經有五以年上了。母親！您老記得嗎？春天的一個下午不是有一個年輕的朋友找我出去玩，回來的時候，大家都弄得一身的汙泥，不是您老還爲我們洗滌烘烤嗎？那個年輕的朋友就是現在的吳君了。他雖然不認得我了，但我還認得他，看他同那女子要走開去，我不禁叫了出來。

「吳開文！」

他回過頭來，看了我半天，沒有回嘴，而臉卻緋紅了。我正恐慌，或許認錯了。但他却囁嚅他說了。

「你是，你是趙民嗎？」

「老友，你忘記我了！」

「那末你爲什麼弄到這樣子呢？」他的目光在我身上亂閃。

我才注意到自己，到這裏，我又找出剛才他不認得我的原因，不是我穿着這一身油膩的下人的衣服嗎？這連年的憂患，一定是我老了好多了！看他，穿着那樣美麗的新西裝，手裏挾着裝潢得那樣美麗的文學書籍，身邊緊偎着自己所愛的人，如何地值得驕傲呀！『唉！一言難盡！』言難盡！』我說的時節，心裏一陣淒涼，彷彿是看到親人，想投到他懷裏痛哭一樣。

『你的事情，我也知道一些，但是何必自苦到那樣呵！』他不關痛癢地說着。『你現在要到那裏去呢？』

『特地到你這裏來呀！』

他遲疑了一會，終於是讓我進屋了，那女人幾次對我表示看不起的神情，他也表示着不耐煩的神氣。我失望了，幼年的老友，竟這樣地嗎？果真如老板所說的『今日的朋友是可以靠得住的嗎？』我急急想走，這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之來，

不是恰恰地阻礙他們好夢？

「今天還有車到S埠嗎？」

「怎麼？你今天就要到S埠去！」

「是呀！在這裏，……」我笑了一笑。

他的臉紅了，這紅怕就是良心熱情重蘇的徵象吧！接着他想解釋。

「老朋友，來了何不多住幾天？今天……」

「你有事盡可去執事吧，那位小姐我不知道可以問一個姓名麼？」

「呵！介紹都忘了，這是密司胡，是我的同學，現在在建設廳裏做事情。這是趙開先先生，就是趙民先生是我常跟你說起的，你不是還會讀他的作品嗎？」

這流利的介紹，完全是我那句有力的諷刺話的結果。

那女子也解下一層死板板地面網，又像是在同情於我了。本來，我的事，都

曾全盤告訴過吳君的，前面不是說過，我最初還是想來N城嗎？

「老趙，你這幾年來，未免太過分浪漫了，你不想想你母親。」

過分浪漫倒不是我所關懷的，最使我難過的，就是對不住您老人家呵！

「是呀！」

「你現在想到S埠去？」

「是！潤真呢？我真不懂他爲什麼要騙我！」

他們都笑了；我知道了，他們都是合謀的人。

「自從我接到他的信後，我差不多就瘋了起來，奔到A埠幾乎一場病死

了！」

「呵！你還到了A埠？」

「怎樣沒有，在A埠三個月後才得她沒有死的消息。」

他瞎了

他瞎了

一四八

他大笑起來，一邊說：「他死！他死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呢！」

「現在在什麼地方？」

「怎樣？你還想看她？」

「自然，儘管，她負……不，我原諒了她，她有不得已的環境。我無論如何要去看看她。」

「你要看她，也許她不要看你。」

「那隨她！」

「你以後準備怎樣呢？」

「這還談得到準備？隨自己願意。」

那女子不耐煩的顏色又可以從她眉梢眼角上看出來了！

「今晚有車不？」我想結束談話。

「有倒有，你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嗎？」

「不是在市政府？隨着她的丈夫。」

「是！她……明甫仲立他們都在上海做官，你可以去找找他們吧！」

「或許！」我才看到一塊寶藍色的徽章在他胸前挂着，他大概也是今日少年世界中一個演員吧！

「車什麼時候？」我又問

「九點十分。早呢！隨我們出去玩玩吧！今天我們本答應市長去爲他預備酒席的。……老趙，你來得真湊巧，正遇看我們市長舉婚，這盛況怕前清的狀元也趕不上。」

我苦笑了一笑，沒有回答他，而他的謔子也隨着轉入沈緩了。

「唉！假如你來的時候不在A埠登岸，那也許不會有這套事情。」

他瞎了

『是的，但是我並不追悔。你們有事做事去吧。』

『不忙，不忙！』

『別誤了公事，我只要知道車開的時候就得了。』

『你要不要去跟我們去看看那熱鬧的排場？』

『我疲倦得很。』

那女子對他丟了一眼，他很聰明，隨着站了起來，『那末，我們去去就來。』

望着他們走了，我笑又不是，哭又不是，一轉眼，那裏是他們的影子。

一個人坐着想起：或許她倒不願見我了，是的，孩子都有兩個了，我這樣子，能不使她感到痛苦嗎？但是，我非見見她不可，不見她，我一切事情都沒有勇氣做去！永遠就這樣求死也不能了。怎樣呢？今後的問題怎樣呢？自殺嗎？

……嗎？……嗎？

他們走了，我在房裏埋頭寫了這封信，唉！這哀音傳到你耳裏母親！你別爲您兒子哭吧！

在他還沒有回來之前，我就一個到車站裏去了，這些旅行的經驗，是我早就得有了的。買了票，上車，停會，車就開了。也許那位吳先生這時候，還在愛人的嘴唇上沈醉呢！

唉！我這去，結果我自己也難料定呀！假如她逃避不見呢？即使見了，又怎樣呢？我還是爲她祝福吧！更爲她的孩子祝福吧！呵！那一定是一個十分可愛的孩子，他的媽媽不是那樣聰明美麗嗎？

車子「梯答」「梯答」地前進，牠的態度，像是一個修道地老人，一切都值不得牠動心，一切都值不得擾亂牠那寬大磊落的態度，喉嚨那樣有韻致地，似乎

他瞎了

一五一

還在調節那一千人不安定的心情呢！

到S埠是第二天早上七點多鐘，S埠的風光更使我心靈感到顫動，歇到一個小旅館裏，特意叫茶房拿了兩斤酒來，馬上不是我須要絕大的勇氣嗎？吃過酒，昨夜在車上的疲困盡都舒蘇了，問茶房要了紙筆，寫了一個信給仲立，因為我實在沒有閑暇去找他們了。接着就繼續寫這封信。

母親！人到這一步，可以說是痛苦難堪的時候了。這飄泊所得的是什麼呢？爲尋求自由，爲尋求解放，而自由之神給與我的又是什麼呢？唉！戀愛，這東西害死了多少人，被她害了的人假如不能冷酷，不能忍受，不能以不了了之，那終於是只有死的一條路了。唉！我後悔了，我不應該遠離你，我不應該追求，人生是絕路，追求只有碰壁的，母親！人生是絕路啊！

馬上我就要去找她了。希望還能夠回來，完成這一封長信寄給您。母親！

關懷趙民的朋友們，N省倚閭遙望的老母！這消息想也是你們樂於知道的吧。我是趙民的朋友，是他臨去時寫信去找的仲立。當我接到信，就知他不及待我就去找他的愛人慧芸了。我連忙趕了出來，因為慧芸的事我是知道的，她早已回家就去了，爲了送兩個小孩子給她母親！自己好出來做一點事情。他這去，靠得住是撲一個空了，假如撲了一個空之餘再加上她丈夫給與他一些冷笑呢？那早就受了傷的他，不是料得定要發生大的危險嗎？我就連忙趕到旅館裏去，等我到了他的旅館裏，據茶房說他喝了一斤多酒，寫了兩封信就出去了。我叫茶房把他房門開開，房裏還蘊積着一股酒氣。一封未寫完的信——就是上面刊載的。——零零碎碎地散在桌子上面，一口破箱子開着在靠床的那一邊，裏面零亂的書籍似乎只是剛才經過主人手翻過的，地上東一堆字紙，西一堆字紙散着，拾起來看，可

以看得出是一些日記和信扎的字句。床上還蓋得有一件髒透了的長衣，我應該抱歉，這時候我彷彿爲我自己直覺所驅使，總以爲他不會再回來，我有爲他清理遺物的義務一樣，提起他的袍子到處搜查了。在他袍子裏搜出了兩個女了的照片，一個我認得是慧——雖然她那時候還年輕呢！——一個我却不能認得，直到我看了上面的信之後，才猜到或許是那贈三十元給他的二姨太太吧。

我一直等到天黑，而他還沒有回，我坐在他房裏看他寫給母親的信，不知爲他流過好多淚水。

第二天我仍舊到那裏去，而他仍舊沒有回。我就叫茶房把他的東西都搬到我家裏去了。

唉！這負傷的靈魂，是否仍繼續在天涯飄泊呢？我始終懷念着。

又過了好久，他的消息在千方萬計下仍舊沒有着落，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封從一個鄉村裏寄來的信，折開，正是這位失蹤的朋友寄來的，我正喜歡，他原來仍在人間呢！但是一讀信，我不禁痛哭了。他的信上說：『這可憐人的行踪，大約也是記罷着的吧，我本來想連這封信都不寫給你的，但是我想起我遺留在旅館裏的長信，似乎是不好讓牠失落，我頂對不起的是我年老的母親！我連這一點的經過情形都不應該給她知道嗎？唉！朋友，什麼都完了，那封長信想也沒有再續下去的價值，你如果有便就請寄給我母親吧。我嗎？你一定要問的。我現在非常快樂，到這山巖裏，才是最近的事情。這兩月來，我到了好些地方，並且會見了那發胖了，做了母親的慧，並且會見了，那葬在那桐棺三尺，黃土一坯裏的二姨太太。唉！我夠快樂了，我夠快樂了，我快樂得不暇將這經過詳細地告訴你了。唉！天下的事，有比這更美麗的麼？天下的事，有比這更快樂的麼？朋

友，我想是不會再有的了。我今後不願再看這些不美麗的東西了，再不願意參與這明知其不快樂的事情了。在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也許我的眼睛，——已經乾涸了的眼睛——會爲那投在水裏「淒」地一聲的石灰封閉了。唉！世界上再沒有更美麗的事情了，我何必再要我的眼睛？朋友，更請你不要記望的，就是我瞎了眼睛後的生活情形。『呵！關懷趙民的朋友們，你們可憐的朋友這時候，也許正在那山叢裏和荊棘作親暱的擁抱！』

呵呵！我們應當永遠地懷念，在那深山邃谷裏有一個瞎了眼睛的人，在摸索在尋求呢！

本課學文的宜適最學中子女
選作創家作女國中代現

角八洋大價實 編士女菲雪

這部書選材嚴正，編法認真新穎，讀此一書，可以完全了解現代女作家整個文學運動的發展，可以誘發女性讀者的創作興趣。內容包含女作家十人：冰心、白薇、沅君、陳衡哲、凌淑華、冰瑩、廬隱、丁玲、綠漪、袁昌英，個個都是名家，篇篇都是代表作，可以說是一部女作家的入門書，以之作爲女學校文學教本，或課外讀物最爲適宜。

社會科學入門書

社會科學問答

顧鳳城編 每冊實價六角

社會科學的風雲雖然盛極一時，但關於社會科學的基本理論的入門書尚不多見；以致一般初學的人，每有不得其門而入之苦。本書之編輯目的，就是要彌補這個缺憾。內容分爲概論，辯證法的唯物論，社會，經濟，政治，社會問題等六章，站在最正確的科學的立場上，剖解和說明社會科學上面的一切基本知識。編制極有系統，解釋明白透切，初中高中採作教科書，最爲相宜；對於一般初學社會科學者，此書實爲必要之參考書。

册美0.25

日新书店

0.10



50-20